

金瓶梅詞話

明版全圖



上海中央書店經售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贈品 —

蘭陵笑笑生著

金瓶梅詞話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華書局總經售



金瓶梅詞話 卷之九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萬事從天莫強尋，天公報應自分明。

貪淫縱意奸人婦，背主倚財被不仁。

莫道身亡人弄鬼，山來勢敗倖忘恩。

堪嘆西門成甚業，贏得奸徒富半生。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兩個，自從西門慶將二千兩銀子，打發他在江南等處，置買貨物，一路餐風宿水，夜住曉行，到于揚州去處，抓得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他兩個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取樂。日初冬天氣，寒雲淡淡，衰雁淒淒，樹木彫零，景物蕭瑟，不勝旅思。于是二人連忙將銀往各處，置了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當日請的表子，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霞、妹子小紅，日逐請揚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遊資應湖遊。一日，歸到院中，王玉枝兒，苗青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苗青、王海峯、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置辦酒肴果菜，又借請客高洪、高橋，與錢晴川兩個，又不見到，想他就同王海峯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廝不

知在那里味酒醉得這咱纔來。口裏噴出來酒氣。客人也先來了。已半日。你不知那里來。我到明日。定算你出去。那胡秀把眼斜睨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的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裏。仰攬着。你在这里。合蓬着天。宅里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这里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對玉枝兒。鴉子。只顧說。鴉子便拉出他院子裏。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裏睡去罷。」那胡秀大喫小喫。白不進房來。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身穿着白綾道袍。線絨篋衣。絨鞋。絨襪。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踢了兩腳。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是你。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我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攬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裏睡去不題。

韓道國恐怕衆客商恥笑。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闌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撥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一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道不曉一字。被來保苗小湖做好做歹。勸住了。」

話休儲香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雷青打點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王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別踐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月前臨行闌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上站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遠去了。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對他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穀無收，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發，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下如且賣一半，便益鈔關納稅，送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富家財主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只得強不過他，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何秀在船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裝成馱壞，先行一步家去。報老爹知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壞，往清河縣家中來，不在言表。有日進城，在泥城南門外，天色漸落，不想路上撞遇西門慶家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叔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帶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墳上與老爹燒紙去也。」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日還進城中，那時天色已漸晚，但見：

十字街梁燈燈火，九曜廟香霧繚繞。一輪明月掛疎林，幾點疎星明碧落。六軍營內，嗚嗚鼓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雙滴。四邊宿霧，半昏翠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窗朱戶。兩兩佳人歸後，幙紛紛住了捲書幃。

這韓道國進城來，到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現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夜，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運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頭口，打發趕脚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撥行李，馱塊進來，有了鬘看見，報與王六兒，讓爹來家了。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佛去裏土，馱塊搭連，放在堂中。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了鬘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我在路上撞遇敵四哥，說老爹死了，剛纔來到城外，又撞見墳頭，張安推酒來往墳上去，說明日是斷七，果不虛傳。端的好好的，怎的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人保得無恙？」韓道國一面把馱塊打開，裏面是他江南置的衣裳，紬軟貨物，兩條搭連，倒出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倒在坑上，打開都是白花花雪花銀兩。對老婆說：「此是我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先來了，又是兩包，已銀子一百兩，今日晚了，明日早送與他家用罷。」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先看顧你不會？」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如今在這銀，還送與他家用。」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王，你這舉才，這遭再休要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裏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交他招認道兒，問你下落，倒不如一狼二狼，把他這一千兩，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裏，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招放

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胆，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尋去，你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到沒飯吃哩，他古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孝堂，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桌，推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裏罵的我好誦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坐轎子來家，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媽鬼，不肯萬首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拜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雇了一輛大車，揀些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沒天明出西門，路上東京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斷金鎖走蛟龍。

這單韓道國夫妻東京去不題。

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舅、奶子如意兒，女婿陳經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墳頭告訴月娘，把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家裏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送走了來家，使陳經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裏了，初時哄着，不聞

人言次郎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里。」這陳經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便經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舟去了。三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紅隻，來保說：「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經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絮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噫，道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乾淨娶起毛心，正是人面鬼心，隔千里當下。這來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經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話表子頑耍。暗暗船上放了八百兩貨物，却在諸家房內討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裏來。家中查頭房卸下那背自置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開了，對門段舖，甘夥計崔本賣貨銀兩，都交付明白，各歸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舖，經濟與傅夥計開着。這來保妻惠離，有個五歲兒子，名喚寶兒，韓道國老婆玉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二人割捨，做了親家。家中月娘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死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一那月娘再三使他去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被他一頓話說：『咱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房中，誰人敢動，沒的招惹是非，他不來尋趁，咱家破爛的招惹風子頭上挑。』」月娘道：「這親家也轉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是在他家得時，他教其誰他娘老子，莫不說咱不處。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這幾兩銀子，還休問了。」月娘交他賣貨頭，發賣布貨，他市賣了主兒，月娘交陳經濟兌銀，講價錢。

主兒都不服，爭氣出去了。主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甯可賣了，休要惹了寶，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弓兒拽滿，送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欺騙兒，往外撒，不如賣了，是一場事。」那經濟聽了，使性兒下管了，他不尋月娘分付，四手穿過算盤來，遞回主兒，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經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主保三三五五，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昂昂大意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去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我，我決不娶。」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醺醺，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諛媚說：「念月娘你這人家，青春少，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兒，不啻孤另。」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日東京督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許多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送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富一般，但推酒請人，就交家樂出去，有個不傳出去的，何況規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這是遲了，不知今日難說四個，都與他，胡亂打發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用着，都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以此就差來保，僱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出門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賄，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發了，有日到東京。

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若不是親家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不敢來東京尋我。翟管家見兩個女子，迎在玉簫，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套一個會絃了，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這來保還尅了一錠。到家只拈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恭囑月娘：「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家來會還不知韓影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爲爺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套穿衣，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聲，叫我叔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里還在他下里討計線，呷一說景，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打發他酒錢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祭了一疋段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

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會，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在外邊，就來劉會右邊門首，開着貴舖兒，他便日逐隨侍茶會，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學家去，到房子里，從新換了頭面衣服，戴了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豬家，扳迎家，行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里，依舊換了幾淡衣裳，纔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廝當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胡話調戲兩番，一次，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說念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發家奴院公，在月娘跟前，說他媳婦子，在外與王母豬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他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惹祥聽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他便裝醉學齋，自己誇獎說：「衆人你們只好在家里說，梳頭子，上時罷了。

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乞韓影計，老生箍嘴，拐了往東京去，只盼的一聲，乾丟在水里也不响。如今還不得俺們一個是說俺轉了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也不知撚查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弄了瓢。」他媳婦子惠祥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拔親家，老道出門，問我姊那里借的衣裳幾件，子首飾，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合的，要擠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們出去，料莫大也不着，餓老鴉兒吃草，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四門慶家里住，宰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諄由頭兒，和人囑鬧上，弔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根前無禮，心裏也氣得沒人脚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利利和他舅子，開起個布鋪來，發賣各色細布，日逐會僑祀，行人情不在話下，正是：

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

有詩爲證：

我勸世間人，切莫把心欺。

欺心即欺天，莫道天不知。

天只在頭上，昭然不可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獲美

記得書齋作會時，雲踪雨跡少人知。

喚如鸞鳳相雙枕，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舊事，夢魂迷，今宵喜得効于飛。

剛纔例似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話說潘金蓮與陳經濟自從西門慶索堂在廂房裏得手之後，兩箇人嚼着甜頭兒，日逐日日偷寒，黃昏透骨，羞眉嘲笑，或並坐調情，指打揪擗，通無忌憚，或有人眼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成，搓在紙條兒內，丟在地下，自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箇玉色紗挑線香袋兒，裏面裝安息排草、玫瑰花瓣兒，并一縷頭髮，又着些松柏兒，一面挑着松柏長青，一面是人如畫，面八字封的停當，要與經濟，不想經濟不在廂房內，遂打腮眼內投進去。後經濟開門，進入房中，看見袖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中結下青絲髮。松柏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茶襲架。

這經濟見詞上許他在茶襲架下，等被私會佳期，隨即封了一柄金湘妃竹扇兒，亦寫一詞在上面答他，袖入

花園內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經濟不知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走出來，掀起簾子，看見是他，佯做擺手兒說：「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裏，和他們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經濟見有月娘在房裏，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不久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物事拆開，却是湘妃竹白紗扇兒一把，上畫一種青蒲，下溪流水，有水仙子一首爲證：

翠竹白紗甚道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銖銀鏡十分妙，妙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搖，休教那俗人見偷了。

婦人一見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秦梅秋菊兩箇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然後他便在房中，綠牕半昏，綠燭高烧，收拾床鋪，衾枕，薰香，湔牝，獨立不香棚下，專等經濟今晚來赴佳期，却說西門大姐那日，被月娘請去後邊，聽下姑子宣卷去了，止有元宵兒在屋裏，經濟體已與了他一方手帕，安付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請我下飯去。」等大姐進來，你快叫我去。」那元宵兒應諾了。這經濟得手走來花園中，那花舖月影，參差掩映，走在茶廡架下，遠遠望着，見婦人摘去，元宵兒半掩烏雲，上着藕絲衫，下着翠紋裙，脚襪淺波羅襪，從不香棚下來，這經濟猛然從茶廡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諛了一跳，說：「豈小短命，猛可鑽出來，諛了我一跳，早是我，你揀便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恁大膽撈起來。」經濟吃的半酣兒笑。

道：「早知摟了你，就錯摟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兩箇手是相摟相抱，攜手進入房中，房中爇煌燦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筵，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知不知？」經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安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裏叫我，只說在這裏下棋哩。」說畢，兩箇慳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箇嘴兒相親，一箇腮兒厮搵，罩了燈，上床交接。婦人摟抱經濟，經濟亦描換着婦人，婦人唱六娘子。

入門來將奴摟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偷窺家頭的十分怪，驟將奴腳兒擗，腳兒擗，擗亂了烏雲鬢，鬢兒歪。

經濟亦占回前詞一首。

兩意相投情掛牽，休要閃的人孤眠，山盟海誓說千遍，殘情上放着天，放着天，你又青春咱少年。兩人雲雨縱橫，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經濟慌的穿衣出門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兩箇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蜜如膠，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晨梳妝打扮，走來樓上，觀看菩薩前燒香，不想陳經濟正擎鑪匙上樓，開庫房開拳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箇摟抱着親嘴，一箇叫親親，一箇叫五娘，一箇叫心肝性命，說：「趁無人，咱在這裏幹了罷。」一面解褪衣褲，就在一張春檯上，雙雙飛肩，靈

根半入，不勝纏繆，有生藥名水仙子爲證。

當歸半夏紫紅石，可意檳榔招做女婿。浪蕩根，插入華麻內，母丁香左右假。大麻花，一陣昏迷，白水銀撲簇簇下，紅娘子心肉喜，快活殺兩片陳皮。

當初沒巧不成話，兩箇正當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兩箇湊手腳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身子，走下樓梯，慌的經濟犯小衣不迭。婦人見春梅，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教你知道了罷。俺兩箇情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放在你心裏。」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裏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趁你姐夫在這裏，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們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裙帶，仰在榻上，儘着這小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

明珠兩顆皆無價，可奈雙郎盡得鑽。

有紅繡鞋爲證：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垂偷。人情裏包藏鬼胡油，明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儂。他兩箇兒今有。

當下經濟娶了春梅，拏茶葉出去了。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秋

菊婦人偏聽春梅說話，衣服首飾，揀心愛者與之，託爲心腹。六月初一日，金蓮娘潘嬌兒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寶善祭祀，去了一遭回來，到次日，却是五月初三日，金蓮起來的早，在月娘房裏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廳院子裏騎樓下，急了溺尿，正捺起裙子，蹲蹲溺尿，原來西門慶死了，沒人管束，等開大廳儀門，只是閉閉不開。經濟在東廂房住，聽起來，忽聽見有人在騎樓石榴花樹下，滴的尿糊糊的響，悄悄自應眼裏張看，却不想是他，道：「是那商賈野在這裏溺尿，捺起衣服看，濕濕了裙子了。」道：「經濟驚上，道：『走，到廳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裏，這咱纔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裏。」經濟道：「前後幾時出來，昨夜三更鐘睡，大娘後邊拉住我，聽宣莊羅寶卷，與他攤坐，到那咱晚，險些兒沒把腰累癱了，今日自扒不起來。」道：「賊李成的，就休媽誑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內，披宣卷來了？」說說你昨日在孟三兒屋裏吃飯來。」經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們都上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裏去來。」（以下刪去一百二十八字）婦人罵道：「好商賈，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裏，取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在臆櫃上，假做勾臉照鏡。（以下刪去四十九字）原來婦人做作如此，若有人看見，只說他照鏡勾臉，好不顯其事，其淫態顯然，頭無廉恥，正睡在熱鬧處，忽聽的有人走的腳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擱下鏡子，走過一邊，經濟便把那話抽回去，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廝，上來說：「傅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經濟道：「教你傅大郎且吃齋，我撓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經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裏去了，在屋裏，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經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經濟梳

洗畢，往舖中自做買賣不題。

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是甲，床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裏纔有，我去拔幾根來。」娘攸秋菊尋下，作白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這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倦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棵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夜。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睡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櫥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簾，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顆螢火，婦人拈絢扇，正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原來經濟約定，搔木樨花開爲號，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箇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經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安付元宵兒在房裏，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攬相抱，二人就在院內橋上，赤身露體，席枕交歡，不勝繡繡，但見：

情與兩和譜。撐定空唇。臉搥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哉。掀起脚兒。脫繡鞋。玉體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囉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兩箇雲雨畢。婦人拏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經濟說：「門外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你大娘教我。去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棄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蚤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擡錢。看着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這經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箇不打緊。你分付我幹事。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我明日絕早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廟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

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經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裏。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經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泪來。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盥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經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由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辰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裏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裏和你耍耍。這經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和幾個朋友。往門外妻子去了一日。吃的人醉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驚地到他房中。見他挺在床上。行李兒也顧不的。誰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裏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裏。弔去一根金頭蓮瓣兒來。上面鍍着兩

溜字兒一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一迎曉一看。就知是孟玉樓簪子。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箇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云。

襄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經濟睡起一覺。酒醒過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到來。空回去了。打了送上的風月兒。白去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的起更時分。大姐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來。蘆花下。搖花枝爲號。不聽見裏面動靜。不免踏着太湖石。爬過粉牆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悶在心。就渾衣上床。搔睡。不料半夜。他爬過牆來。見院內無人。想丫鬟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踪。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來。聽聞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裏搔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星原。莊上射箭耍子。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這經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複一遍。被婦人反手掌臉上。搗了一下。罵道：「一賊。半拉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丫頭聽見。我知道你有箇人。把我不放到心。你今日端的那去來。」經濟道：

「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騎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誤你約，你休惱我，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講了會。」婦人道：「怪揭鬼牽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你揭的鬼，如泥彈兒，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裏這根簪子，却是那裏的？」經濟道：「本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來，今纔前日了。」婦人道：「你還合神揭鬼，是那花園裏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算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千真萬真，上面還報着他名字，你還哄我，噫道前日我不在，他叫進你房裏吃飯，原來你和他七箇八箇，我問着你，還不承認，你不如他兩箇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裏，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出來，怪道前日他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裏頭，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于是會的經濟，睹神發呪，繼之以哭道：「我經濟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線兒，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曉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見，要水不見。」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來的牙疼，轉口內不害。」兩箇絮聒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躺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包，箇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臉上擱過去，諷的經濟氣也不敢出一聲兒來，乾霍爲了一氣，氣不能吞成，歪頭，天明恐怕了頭起身，依舊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有醉扶歸詞爲證：

我嘴撮着他油髮，他背靠着胸肚皮，早難送香腮，左右俱，只在頂窩兒裏，長吁氣，一夜河曾見面皮，只覷着牙梳背。

看官聽說，往後金蓮還把這根簪子，與了經濟，後來孟玉樓嫁了李衙內，往嚴州府去，經濟還拿着這根

響子做說見認玉樓是如要暗中成事不想玉樓哄趁反陷經濟牢獄之災此事表過不題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繫 萬事無根只自生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秋菊含恨洩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堪笑西門識未通 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床錦被藏賊睡 三頓珍羞益大蟲

愛物只圖夫姑好 貪財常把丈人坑

更有一件堪觀處 穿房入屋弄乾坤

話說潘金蓮見陳經濟天明越牆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出門往地藏庵薛姑子那裏替西門慶燒蘭盆會箱庫去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蓋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經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你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搏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沒會把我麻煩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搨的丟了一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胆兒虛你平白走怎的」經濟回袖中取出了紙帖兒來婦人打開觀

看却是寄生藥一詞說道：

動不動將人罵，一徑把臉兒上搨，手般做小伏低下，俱言語便要和你罷罷字兒說的人心怕，忘恩失義俏冤家，你眉兒淡了教誰畫。

金蓮一見，唉了，說道：「既無此事，你今晚來後邊，我慢慢再問你。」經濟道：「乞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裏睡一覺兒去。」婦人道：「得不去和你算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經濟穿衣物，往舖子裏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搔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比及到黃昏時分，天氣一陣陰黑來，窗外簾簾下起雨來，正是：

蕭蕭庭院黃昏雨，
點點芭蕉不住聲。

這經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我對證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於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簾簾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檐上流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褙子，臥單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簪兒都在後邊沒出來，於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裏，走入花園，金蓮那邊，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日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裏先睡了。以此把角門虛掩，這經濟推了推角門，見虛掩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窗半啓，銀蟾高燒，桌上酒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股而扇，婦人便問：「你既不會與孟三兒拘搭，這繹子怎得到你手裏？」經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茶寮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繹子與

你關頭，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上床就寢。鸞顛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

却說秋菊在那邊屋裏，夜聽見這邊房裏，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了。到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响，朦朧月色，雨尚未止，打窗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來人前會撇清，乾淨暗裏養着女婿。次日還走到後邊廚房裏，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與春梅。你那邊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裏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簪，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婦人不打與你這奴才幾下，教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就是一般。」金蓮隨遂叫秋菊罵道：「我要他煎煎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會打你，這奴才骨頭痒了。」于是拈棍子，向他脊背上，儘力狠抽了二十下，打的殺豬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與他搗痒兒哩，旋剝了，叫將小廝來，拈大板子，儘力砍與他三三下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胆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這般養出家生，哨兒來了。」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彼家，誤五鬼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喝的，婦人往廚下去了。正是：

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經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繁棋兒。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

未起來。兩露圭角，不想被秋菊賤到眼裏，連忙走到後邊上房門首，對月娘說：「不想月娘正梳頭，小玉在上房門，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裏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眞實看見，我賴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惹送主子，俺奶奶碰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題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暫移蓮步，慕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經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下脚不迭，連忙敞經濟在床身子裏，用一床錦被遮蓋的，教春梅放小桌兒在床上，擎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裏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裏穿珠花哩。」一面擎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得好，止而芝蘿花，兩邊擱了，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你看着的珠子，一個挨一個兒，湊的同心結，且是好看。明日你也替我穿一條簪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纔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知道。」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攬撥經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掇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閒無事，他不來我這屋裏來，無甚事。他今日大清早起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戳的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日，被我罵噓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只放在心裏，大人不見小人過，只提防着這奴才就是了。」

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恥辱西門慶爲人一場，沒了多時光兒。家中婦人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養的這孩子也來路不明。一般香香噴噴在家裏，臭臭烘烘在外頭，又以愛女之故，不教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教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遇着傳夥計家去，教經濟輪番在舖子裏住宿，取衣物藥材，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了無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禁，這潘金蓮與經濟兩箇鬪鬧突突，恩情都阻阻了，正是：

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

有詩爲證：

幾向天台訪玉真，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月娘雖不見信，晚夕把各處門戶都上了鎖，西門大姐搬進李嬌兒房中居住，經濟尋取藥材衣物同玳安或平安眼同出入，二人恩情都間阻了，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一處。金蓮每日難挨，綉幃孤枕，恁禁畫閣淒涼，未免害些木邊之口，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腿，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有春梅向前問道：「娘，你這兩日怎的，不去後邊坐，或是往花園中散心走走，每日短歎長吁，端的爲些甚麼？」婦人道：「你不知道，我與你姐夫相交，有應兒落爲證。」

我與他好似並頭蓮一處生。比目魚纏成塊，初相逢熱似粘，乍離別怎難禁耐。好是怪奇哉，這兩日他不進來，大娘又把門上鎖，花園中狗兒乖，難猜。奴婢們沒慮的怪傷懷，這相思實難解。」

春梅道：「娘，你放心，不妨事。場了天，還有四個大漢扶着哩。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今晚夕宣卷，後邊關的儀門早，曉夕我推往前邊馬坊內取草，裝填枕頭，等我往前邊舖子裏叫他去，你寫下個來帖兒，與我擎着，我好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想有重報，不可有忘。我的病兒好了，替你做雙滿臉花鞋兒。」春梅道：「娘說的是那裏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情愿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婦人於是輕拈象管，款拂花箋，寫就一個柬帖兒，彌封停當，到了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得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房中，沒事。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丫鬟婦女都放出來，聽尼僧宣卷，金蓮央及春梅，遮與他束帖，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有河西六娘子爲證：

央及春梅好姐，你放寬洪海量些，俺團圓，只在今宵夜，呀，你把脚步兒快走些些，我這裏錦兒重
重等待者。

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擎了簾，推往前邊馬坊中取草來填枕頭，就叫他來。」於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的，扣他在廚房內，拿了婦人束帖兒出門，有麝兒落爲證：

我與馬坊中推取草到前邊，就把他來叫，歸來把狗兒藏門上，將鎖兒套，尊前酒兒篩，床上燈兒罩，帳燭度準備鳳鸞交，休教人知覺，把秋菊灌醉了，春宵聽着花影動，知他到今宵，管恁兩個成就了。春梅走到前邊，撮了一箇草，到印子舖門首叫門，正值傅夥計不在舖中，往家去了，獨有經濟在炕上，纔睡下，忽見有人叫門，問：「是那個？」春梅道：「是你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經濟聞門，見是他，滿臉笑道：「原來是小大姐，沒人請裏面坐，進入房內，見桌上點着燭，問：「小廝們在那裏？」經濟道：「飛安和平安在那裏生藥舖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悽，我冷淡，就是小生。」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兒也不傍，往俺那屋裏走走，說你另有了對門主顧兒了，不希望俺娘兒們了。」經濟道：「那裏話，自從那日因些閒話，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耐煩走動。」春梅道：「俺娘爲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脚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稍寄了一柬帖在此，好歹教，你快去哩。」這經濟接過柬帖，見封的甚密，拆開觀看，却是寄生草一詞，說道：

將奴這桃花面，只因你憔悴損，不是因惜花愛月傷春困，則是因今春不減前春恨，常期是淚珠兒滴盡相思症，恨的是綉幃燈照影兒孤，盼的是書房人遠天涯近。

經濟一見了此詞，連忙向春梅躬身，深深地唱喏，說道：「多有起動起動，我並不知他不好，沒曾去看的，你娘兒們，休怪休怪，你且先走一步，我收拾了，如今就去。」一面開櫥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客贈和春梅兩個掛，按在炕上，且親嘴吮舌，不勝歡譁，正是：

無緣得會鶯鶯面，且把紅娘去解纜。

有詩爲證：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欣拈弄綉工夫。

雲窗霧閣深深許，靜坐芸窗學景書。

多豔麗，更清姝，神仙標映世間無。

當初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却不如。

當下兩個相戲了一回，春梅先拏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他看了你那柬帖兒，好不喜歡，與我深深作揖，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相謝。」婦人便叫春梅：「你去外邊看着，只怕他來，休教狗咬。」春梅道：「我把狗藏過一邊。」原來那時正值中秋八月十六，月色正明，且說陳經濟，旋那邊生藥舖，叫過平安兒來，這邊揪他一個獵古調兒，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棒花爲號，春梅隔牆看見花稍動，且連忙以咳嗽應之，報婦人。經濟推開門，挨身進入到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話，說道：「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經濟道：「彼此怕是非，躲避兩日兒，不知你老人家不快，有失問候。」婦人道：「有四個頭詞爲證：

赤緊的因說閒話，把海樣恩情一旦差。你這兩日門兒不抹，我心兒掛，關情的我兒，你怎生便撻的
下」

兩個坐下在梅蘭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肴。婦人和經濟，並肩盪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盞。倚案僂紅吃了一回，擺下棋子。三人同下盤棋兒，吃得酒濃上來。婦人嬌眼拖斜，烏雲半纏。（以下刪去一百三十四字）十分暢美，不可盡言。

却表秋菊在後邊廚下睡到半夜裏，起來潯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於是伸手出來，拔了門吊兒，大月亮地裏，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裏，洞破窗紙，望裏張看兒。房中掌着明晃晃燈燭，三個吃的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以下刪去一百五十一字）

當時都被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還只在人前撒清，要打我，今日却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張香，賴他不成。」於是睡了一個不亦樂乎，依舊還往廚房中睡去了。三個整日到三更時分，纔睡。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裏溺，我拔門了，出來院子裏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馮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馮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聒譟，經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

兩子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訴秋菊。夜裏開門一節，婦人發狠要打秋菊。這秋菊早晨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蔡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他去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得陳姐夫？」

後陳姐去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走糖人兒，木頭兒，不拘那裏安放了一個漢子，那裏發落付莫愁，放在眼前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們，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昔裏的人，強占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較，「于是要打秋菊，說的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取來後邊說去了，婦人聽見月娘，喚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下，訓下來了，于是與經濟作一詞，以自快，云紅綉鞋爲證。

會雲雨風般，蹀透，閑是非，似休歇，那怕無縫鎖，上十字批，輪鐵的，閃了手腕，散楚的叫破咽喉，咱兩個關心的，情越看。

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裏整問陳經濟道：「你信那汗那了的奴才，我昨日見在舖子上，富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了，花園門皮日又關着。」西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風吹草動，到我耳朵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罷，也休想在這屋裏了。」經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怪不的說舌的奴才，到明日得了好，大娘眼見不信他。」西門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

誰料郎心輕似絮，那知妾意亂如絲。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冬夏長青不世情。乾坤妙化屬生成。

清標不染塵埃氣。貞操惟持泉石盟。

凡節通靈無並品。孤霜釀味有餘馨。

世人欲問長生術。到底芳姿益壽齡。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那時吳大舅保定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頭日騎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子。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同姊妹如意兒衆子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休要出去外邊。又分付陳經濟休要亂去。同傅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晨燒紙通信。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門房鑰匙交付與小玉拿輪。前後仔細。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顧了頭日衆姊妹送出大門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香店村坊安歇。次早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嗚嗚。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有詩單道月娘爲夫主遠涉關山。答心願爲證。

平生志節傲冰霜。一點真心路上蒼。

爲去遠許神州願。千里關山姓字香。

話休僞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脚。頂接天心。居齊

魯之邦。有嚴嚴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具禮。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爲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鳥展翅飛來。殿宇棲層。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簷。鳳屋瞻梧。映黃紗。龜背絲繩。垂錦帶。遙觀聖像。九靈舞舜日。堯眉。近觀神顏。袞龍袍。湯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掩映。絳綃衣。炳靈聖公。藉黃袍。臨觀藍田帶。左侍下玉簪朱履。右侍下紫綬金章。闔殿威儀。護駕三千金甲。將兩廊勇猛。擎王十萬鐵衣。萬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驛廟中。土神按二十四氣。管太池鏡面。太母。日日油靈。掌生死五道將軍。年年顯聖。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寧風祈說。福嘉甯殿。祥雲香霧。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星。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明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錢紙。吃了些齋食。然後統領月娘上頂。登四十九盤。樂藤攪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十五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衆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名宋江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緒九龍飛鳳。身穿金縷絳緋衣。藍田玉帶。曳長裙。百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髮似金朱。自在規模瑞雪體。猶如玉母宴瑤池。却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彩霞。

月娘暗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髮鬚。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左右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裏金住持的大徒弟。姓石。雙名伯才。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賤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這道士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賤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喜歡。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定是豪家閨容。又是一位蒼白髭鬚。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也還早哩。」不一時說至方丈裏面。擲的雪白。正面芝麻花坐牀。柳黃錦帳。香几上供養一軸洞賓戲白牡丹圖畫。左右一聯淡濃之筆。大書：「攜兩袖清風。舞劍對一軒明月談經。」間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名鑑。這禍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未幾香慳。不當取擾上官。」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來。他主位坐了。便叫徒弟守清守禮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名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禮貌。頭上戴高段道髻。用紅絨編扎住總角。後用兩根飄帶。身穿青緞道服。脚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茶。到晚來背地來接箱子。拿他解纜。道簡。明雖爲師兄徒弟。實爲師父大小老婆。更有一件不可說。脫了褲子。每人小腹裏夾着一條大手巾。看官

聽說但凡人家家好兒好女，切記休要送與寺觀中出家，爲僧作道。女孩兒做女冠姑子，能稱瞎男淫女媚，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有詩爲證：

琳宮梵刹事因何，道即天尊釋即佛。

廣栽花草虛清意，待客迎賓假做作。

美衣麗服裝徒弟，浪酒閒茶戲女娥。

可惜人家嬌養子，送與師父作老婆。

不一時兩個徒弟，守清守禮房中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素菜清蔬鹹春饌，各樣菜蔬，擺滿春齋。百定磁盞兒，銀杏葉匙，絕品雀舌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火去，就擺上宰酒大盤，大碗，餛飩，都是鷄鴨魚鵝，帶菜上來，斟琥珀銀盞，滿泛金波。吳月娘酒來就要起身，叫取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土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這些微禮，敬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道土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壽，奈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不管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好反坐片時，略飲三杯。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土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牌昨日徐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罇與透瓶香荷花酒來，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盞，篩酒上來，先滿斟一杯，雙子匙與月娘。

月娘不肯接。吳大舅說：「舍妹他天性不用吃酒。」伯才道：「老夫人連路風霜用些何害？好夕潑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嘗此酒，其味何如？」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年年來借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兒小道立心平淡，慇懃香火，一味志誠，甚是敬愛小道。常年這借岳廟上下二宮，錢糧有一半扯收入庫。連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湊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友。這裏說話，下邊玳安平安照舊轎天下邊自有坐桌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

晉官聽說這石伯才窩藏殿天錫，賺引月娘到方丈，要暗中取事，豈不加意奉承，飲了幾杯。吳大舅見天晚要起身的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行李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小人囉唆。」伯才笑道：「這個何須挂意，如有絲毫差遲，聽得是我這裏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道，聞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教他尋賊人下落。」吳大舅聽了，便坐住。伯才拿大鍾斟上酒，吳大舅見酒利害，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伯才便叫徒弟守清引酒，拿鑰匙開門。吳大舅觀看去了。這月娘身子乏困，便要牀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坐去了。也是合當有宿。月娘方纔牀上睡着，忽聽裏面響了一聲，牀背後紙門內跳出一個人來，淡紅面貌，三柳髻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深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關綉鞋。月娘說道：「小生姓殷名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

空容。天然國色。思慕已久。渴欲一見。無由得會。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死生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牀上求歡。月娘羞的羞做一團。高聲大叫：「清平世界。則則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強擄擄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死苦膠擋不放。便跪下說：「娘子休驚。下顧小生。懇求饒允。」那月娘越高聲叫的聲響了。口口大叫。教人來安。揞安地。見是月娘聲音。慌慌張張去後邊關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這吳大舅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裏推得開。只見月娘高聲：「清平世界。擄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這吳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撒開手。打牀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土牀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翻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廝玷污不會？」月娘道：「不會玷污。那廝打牀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土躲去一邊。只教徒弟來支調。吳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把道土。門窗戶壁。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習夜窩。上了轎子。便趕下山來。約黃昏時分。起身。上了半夜。後天明。趕到山下客店內。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婆。你便去了。把俺開店之家。他遭塌凌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來。吳大舅一行。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到一山門裏。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却是一座石洞。裏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擄。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蹤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自從那條路回家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峯。這洞名喚雪洞。能叫雪洞。能叫雪洞。能叫雪洞。能叫雪洞。」

名普靜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休往前去，山下狠虫，虎豹極多。每日早有一道大雷，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門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搭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次日五更，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家業。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出家。」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到一周岁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纔問你要哩。」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許下老師。看官聽說，不當今日許老師一子出家。後生十五年之後，天下荒亂，月娘攜領孝哥孩兒，往河南投奔雲離守，就昏去路。遇老師度化在水福寺，落髮爲僧。此事表過不題。次日月娘辭了老師，往前所進。走了一日前，有一山攔路，這座山名喚清風山，生的十分險惡。但見：

八面差巖，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槎枒老樹，掛藤蘿。瀑布飛來，寒氣逼人。毛髮冷，巖崖直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時聞，推一人看響。翠巒倒卓，山鳥聲哀。雲鹿空羣，孤理結黨。穿荆棘，往來蹊踏。尋野食，前後呼號。佇去草坡一望，並無商旅店。行來山徑，週迴盡是死屍坑。若非佛祖修行處，定是

強人打劫場

原來這山喚做清風山，山上有座清風寨。寨中有三個強寇：一名錦毛虎燕順，一名矮脚虎王英，一個白面郎君鄭天壽。手下聚五百小喽囉，專一打家劫道，放火殺人，人不敢惹他。當下吳大舅一行人，騎頭口，攙攙着月

娘轎子進山來。那時日色已落，天色昏黑，不見村坊店道。正在急僻之際，不防地下拋去一條絆馬索子，把吳大舅頭口絆落倒，跌落壘坑內。小囉囉將月娘轎子，搶上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報與三個強寇，閃出一夥小嘍囉，騎着駿馬，這人山來。吳大舅一行人，都被拿到寨前。三個強寇在寨上，正踏山東及時雨宋江飲酒。宋江因殺了娼婦閻婆惜，逃竄至此。三人留他寨中住幾日。宋江看見月娘，頭戴孝髻，身穿縞素衣服，舉止端莊，儀容秀麗，斷非常人妻子。定是富家閨眷，因問其姓氏。月娘向前道了萬福。三大王、妾身吳氏之女，千戶西門慶之妻，守節孤霜，因為夫主病重，許下泰山香願，先在山土，被殿天錫所趕，走了一日一夜，要回家去，不想天晚，誤從大王山下經過，行李跌墜，都不敢要，只宜乞饒性命，還家萬幸矣。」宋江因見月娘詞氣哀婉動人，便有幾分憐憐之意，乃便欠身向燕順道：「這位娘子乃是我同僚正官之妻，有一面之識，為夫主到此進香，因被殿天錫所趕，誤到此山經過，有犯賢弟清躔，也是個烈婦。看我宋江的薄面，放他回去，以全他名節罷。」王英便說：「哥哥，李小弟沒個妻室，讓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罷。」遂令小嘍囉把月娘擡入他後寨去了。宋江向燕順鄭天壽道：「我恁說一場，王英兄弟就不肯教我做個人話。」燕順道：「這兄弟諸般都好，自吃了有這些毛病，見了婦人女色，眼裏火就愛。」那宋江也不吃酒，同二人走到後寨，見王英正揀着月娘求歡。宋江走到跟前，一把手將王英拉着前邊，便說道：「賢弟既做英雄，犯了習骨眼三字，不為好漢。你要娶妻室，等宋江替你做媒，保替你尋一個女子，好的行茶過人，娶來做個夫人，何必要這再醮做甚麼？」王英道：「哥哥，你且胡亂權讓兄弟這個罷。」宋江道：「不好，我宋江久後決然替賢弟擇娶一個好的，不爭你今日要了這

個婦人惹江湖上好漢恥笑。殷天錫那廝。我不上梁山便罷。若上梁山。決替這個婦人報了仇。——看官聽說。後宋江到梁山。做了寨主。因為殷天錫奪了柴皇城花園。使黑旋風李逵殺了殷天錫。大鬧了高唐州。此事表過不題。——當日燕順見宋江說此話。也不問王英肯不肯。囑令轎夫上來。把月娘放了去。吳月娘見放了他。向前拜謝宋江說：「蒙大王活命之恩。」宋江道：「阿呀。我不是這山寨大王。我是郓城縣客人。你是拜這三位大王便了。」月娘拜畢。吳大舅保着。離了山寨。上了轎子。過了清風山。往清河縣大道前來。正是：

撞碎玉筵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有詩爲證：

世上只有人心歹。萬物還教天養人。

俱交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

人家養女甚無聊。倒踏來家更不合。

口稱爹娘虛情意。權當爲兒假做作。

人戶只嫌恩愛少。出門翻作怨仇多。

若有一些不到處。一日一場罵老婆。

話說吳大舅保月娘這日取路來家不題。

單表潘金蓮自從月娘不在家，和陳經濟兩個前院後庭，如鷄兒趕雞兒相似，尋做一處，無一日不會合。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懨懨思睡，茶飯懶嚼，叫經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苦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梭梭跳，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踪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我從三月內洗換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掛碇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裏夢裏，趁你大娘還未來家，那裏討貼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脫了身，奴走一步也伶俐，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當罷了，再休想搗鬼兒入。」經濟聽了，便道：「咱家舖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樣兒墜胎，又沒方修合，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脈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裏販取兩貼，與你吃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這陳經濟包了三錢銀子，送到胡太醫家，叫問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聲諾認的經濟，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經濟道：「別無干澁，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道：「我家醫道大方脈，婦人科，小兒科，內科外科，加減十三方，壽域神方，海上方，諸般雜症方，無不通曉，又專治婦人胎前產後，且婦人以血爲本，藏于肝，流于臟，上則爲乳汁，下則爲月水，合精而成胎氣，女子十四而天癸至，脈任通放，月候按時而行，常以三

句一見則無病。或血氣不調，則陰陽愈伏。過於陽，則經水先期而來。過於陰，則經水後期而至。血性得熱而流，寒則澀滯，過與不及，皆致病也。冷則多白，熱則多赤。冷熱不調，則赤白帶入，抵血氣和平。陰陽調順，其精血聚而包胎成。心腎二脈應手而動，精盛則爲男，血勝則爲女。此自然之理也。胎前必須以安胎爲本，如無他症，不可妄服藥餌。待十月分娩之時，尤當謹護，不然恐生產後諸疾，慎之慎之。」經濟笑道：「我不要安胎，我今只用降胎藥。」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爲本。人家十個五個，只要安胎的藥，你何如倒要降胎？」這句「經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一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願，情願下胎。」」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服一服紅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言五里，其胎自落矣。」有西江月爲證：

牛膝蟹瓜甘遂，定磁人戟芫花。斑毛楮石與礱砂。水銀與芒硝研化，又加桃仁連草，麝香文帶凌花。更燕醋煮好紅花，管取孩兒落下。」

經濟於是討了兩貼紅花，一掃光，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一五一十說動晚夕，煎紅花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裏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身，只情揉搗，可煞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命秋菊攪草紙，倒將東淨毛巾裏，次日掘坑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小嘶兒，常言好草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墮出私肚子來了。

却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泰安州去了半個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洽，如天上落下。

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告訴孟玉樓、蔡姊妹家中大小，把當岳廟中及山寨上的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妹子抱孝，哥兒到跟前，子母相會在一處，燒紙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紫姊姊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路上風雷跋涉，着了辛苦，又乞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那秋菊在家，把金蓮、經濟兩人幹的勾當，聽的滿耳滿心，要走上房告月娘說：「二人怎生偷出私肚子來，傾在毛司裏乞，掏坑的掏出去，何人不看見？」又被婦人急生打罵，含恨正沒發付處，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囑罵在臉上，打耳刮子，打在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趁早與我去，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起來，趁早與我去，氣了他，倒值了多少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啞啞而退。一日，也是合有事，經濟進來，穿衣裳，婦人和他又在亂堆樓上，兩個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夜到明，偷出私肚子來，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幹歹事，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回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個正幹的好，還未下樓，不想金蓮房後籠內，剛套得個鸚哥兒，會說嘴，高聲叫大娘來了。春梅正在房中聽見迎出來，見是月娘，比及樓上叫婦人，先是經濟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經濟道：「鋪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分付教小廝進來，如何又進來，窳婦房裏，有要沒緊，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得經濟往外，拿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後下來，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廉恥，你我如今是窳婦人，比不

的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裏，臭烘烘在外頭。盆兒罐兒，都有耳朶。你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甚麼？教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碎死了。常言道：「男兒沒性，寸鐵無鋼。」女人無性，爛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有甚麼正條，肯教奴才排說你？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己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兩番。三次被強人擔掠，洎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一合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裏說：「一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裏尋衣裳，誰和他說甚麼話來。」當下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

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經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真贓實犯。你住你，你還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磅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跟前拿話兒，拴縛人。王司要磅兒，又臭又硬，恰似強伏着那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老辣已定。你還在這屋裏，雌飯吃。」經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性往前邊來了。自此以後，經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人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取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每日做，到午還不拿出來，把博夥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盪盪吃。正是：「荒年苦了小獠，各處門戶，日頭半尺，老早關了。」由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隔了。經濟那邊陳宅房子，一向教他徒弟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住在，家間住。經濟早晚往那裏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兩個隔別，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慾火如蒸，要見他一面，難上之難。兩下音信不通，這經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經過，有心要

托他寄一紙柬兒到那邊與金蓮，訴其阻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一日，頭門外討帳，騎頭口還到薛嫂家，拴了騾子，掀簾便問：「薛媽在家？」有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出來，問是誰。經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坐坐，他媽往人家兒了。」兩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一連忙點茶與經濟吃。少坐片時，只見薛嫂兒來了，同經濟道了幾幅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纔吃了茶了。」經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我與我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戳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大娘與大娘甚是難說，我與六姐再散不開。」人離別日久，音信不通，欲稍寄數子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裏，須央及你。如此這般，有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怕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世間那裏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甚豈得子來？」經濟道：「薛媽，且休取笑，我有這家帖封好在此，好夕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祠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委走走。」經濟道：「我在那裏討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裏尋些話。」說畢，經濟騎頭口來家。

次日，薛嫂提着薛兒，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講到金蓮這邊，金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何仙姑人人說他有丈夫，是非來入耳，不聽自然無。古昔仙人還有小人不足之處，你說你我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也登出個孀生兒來，莫不也來路不明，他也難管我你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撒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

日」于是篩上酒來。讓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吃一杯兒。既酒醒解愁悶。」因見階下兩隻犬兒交戀在一起。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正飲酒。只見薛嫂來到。向前道了萬福。笑道：「你娘兒兩週好受用。」因觀二犬戀在一處。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們看着。怎不解許多悶。」于是又道個萬福。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吹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說。薛嫂生薛嫂兒道：「我鑽耳不知幹的甚麼。只是不得開大娘面上。進了香。凝着着他。剛纔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跟前。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兩隻好快性。就拜了八錢銀子與我。只是後邊住的雪娘。從八月裏要了我一對銀雀兒。請了幾錢子米。一些沒有支用着。白不與我好緊吝的人。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快。不曾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連忙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到黃添了個娃娃。纔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茶。終久這般冷清清了。」婦人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差得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講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這兩日一連我心裏不自在。二來因些閒話。沒曾往那邊去。」春梅道：「都是後房工秋。和這奴才。大娘不在。密察架了。俺娘一爲是非。把我也扯在裏面。好不亂哩。」薛嫂道：「就是房裏使時。那大姐他怎的倒牽主子。穿青衣。換黑鞋。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聽聽那奴才。只說他來聽聽。」春梅道：「他在廚下揀米哩。這破包袱奴才在這屋裏。就是走水的標。單管屋裏爭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裏沒人。咱娘兒們說話。直道昨

日陳姐夫到我那裏。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戳犯你們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緊了，不託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裏住。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裏吃去。一個親女婿不託他，到託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稍了個柬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焦心。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惹的點根香，怕出烟兒，放把火，倒也罷了。于是取出經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拆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綉鞋一詞：

襖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淹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畢了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羨雲也，是有。

六姐妝次

下書經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了入袖中。薛嫂兒道：「他教你回個記色與他，寫幾個字兒，稍了去。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教春梅陪着薛嫂兒吃酒，他進入房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指兒，帕兒上也寫着一詞在上，說道：

我爲你耽驚受怕，我爲你折挫渾家。我爲你脂粉不曾搽，我爲你在人前拋了些見識。我爲你奴婢上使了些銀錢，咱兩個一雙憔悴殺。

婦人寫了，封得停當，交與薛嫂兒，便說：「你上覆他，教他休要使性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裏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却來我家吃飯，斷得俺們都是沒處活的一般。教他張舅怪，或是沒有飯吃，教他舖戶

裏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賭氣哩？却是賊人胆兒虛一般。」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鋪子裏，尋見經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五娘說教他休使性兒賭氣，教他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惹人奇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裏面與我的，渴眼不藏絲，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客裏對出來，我臉放在那裏。」經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忘了一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了頭誘春叫我進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要打發賞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敢就因這件事。」經濟道：「薛媽你只個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

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到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裏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前到前邊收拾了，賞他髻身兒出去，休要他帶出去賞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同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教我領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偷養漢子，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賞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我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放人驪到泥裏，李瓶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哩，花巴瘡，瘡未出，赤道天，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孩子出了痘疹了沒會？」婦人道：「何會出來了，還不到一週兒哩。」薛嫂道：「春梅姐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

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廝。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大娘羞了。爹收用的這個出色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教他罄身兒出去。隣舍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教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分付小玉姐便來。教他看着。休教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的。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道：「五娘你信我媽媽倒三顛四的。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他箱子來。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教薛嫂兒替他拿了去。做個紀念兒。也是他番身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蟆促織兒都是一輩上上人。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是戴的汗巾兒。翠簪兒。都教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段衣服鞋腳。包了一次包。婦人體已現了他幾件。釵梳簪釵。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翠。繡絡銀絲。遍遍地金。妝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拾到後去了。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洒淚而別。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衆人。只見小玉搔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大門去了。小玉和婦人送出人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問大娘。只說罄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丟得屋裏冷冷落落。甚是孤快。不覺放聲大哭。有詩爲證：

耳畔言猶在 于今恩愛分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雪蛾唆打陳經濟 王婆售利嫁金蓮

人生雖未有十全 處事規模要放寬。

事但看君子語 是非休聽小人言。

但看世俗如幻戲 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與知音女娘道 莫將苦處認爲甜。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去陳經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裏一面讓進來，經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春梅在裏間屋裏不出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經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裏。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裏。」薛嫂道：「是在我這裏，還未上主兒哩。」經濟道：「在這裏，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因為他們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纔被他打發出門，教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廝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兒，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上門。」

「那經濟便笑嘻嘻袖中祭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兒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無沒錢使，將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在你鋪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來，本利計八錢銀子，你討與我罷。」經濟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經濟裏間房裏去，與春梅斝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茶兒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壺酒，并肉餅之類，教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經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劍子手，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經濟道：「我的姐姐，你怪出了他家，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你教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離非已是入不的甍了，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裏去，計較了回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兒擺了，兩個做一處飲酒敘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鍾，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裏，傾倒那碗內，也甚撒些兒。原來這等夾腦風，臨時出門，倒話了小玉，做了個分上，教他娘拿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拿甚麼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教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教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個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
水沉沉波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來生懽喜帶。

兩個幹訖一度作別，比時雖割難捨，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連忙攛掇經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趕不上兩

日經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將枕頂出來與薛嫂兒，掙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來催薛嫂兒，氣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裏來。」這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了薛嫂兒去，儘力數說了一頓：「你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掙錢兒與你家使，若是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教馮媽媽子賣，你再休上我門來。」這薛嫂兒聽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恨不的生出七八個口來，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怪我差了，我趕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下六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子賠上。」月娘又道：「小廝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嚨，耶嚨，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家獅子街鋪內，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頂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裏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這快搗亂，罵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那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這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好，短吃好，他在那裏，也沒得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會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數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出不上。」這薛嫂當下和月娘，磕死了價。

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袂兒，下着藍段裙子，足上雙鬢尖，藍鬚，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好，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腳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祭來家，繫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拈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只得重不重，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揭禁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轉錢養家。

却說陳經濟見着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了，方纔關後邊儀門，夜裏上鎖，方纔睡去。因此弄得平脚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囑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蠅做吃，吃罷了，你家都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你是我老婆，不顧體我，反說我睡你家做吃，我自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涕。十一月廿七日，孟玉樓生日，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好意教春鴻拿出前邊鋪子，教經濟陪付夥計吃。月娘便勸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傅夥計自與傅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付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經濟不肯，定教來安娶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經濟也有半醋酒兒在肚內，經濟又使他娶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拈錢打了酒來吃，罵來安兒：「賊小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們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麼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

賜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母聽信奴才言語。反防籠我起來。凡事託奴才不託我。由他。我好耐熬。耐怕兒。」付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牆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經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母聽信小人言語。罵我一篇是非。就算我看了人人沒看了我。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裏老婆。都刮判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奸。論個不應罪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你家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武磨沒官贖物。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變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要子。賣事的。把俺女婿須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鳥便益。」付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王十九白吃酒。且把散話草起。」這經濟睜眼。鬚着付夥計。便罵：「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起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用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轉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裏要打夥兒。把我擠發了去。要獨權兒做買賣。好禁錢。發家。我明日本狀內。也帶你一筆。教你跟着打官司。」那付夥計。最是箇小膽兒的人。見頭勢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煙。走了。小廝收了家活。後邊去了。經濟倒在炕上。睡下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付夥計。早晨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訴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渣才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當初你家爲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如幾件妝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教俺家那一個。不恐怕小人

不是晝夜就變的那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得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趨勝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帚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這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着他。夥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一面把付夥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鋪擠着一屋裏人。齟齬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付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裏。哇哇的只管哭。這陳經濟對着那些人。作要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像我養的。依我說話。教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裏說不說。」這陳經濟趕上。踢了奶子兩腳。戲罵道：「怪賊。憑你。說不是我。且踢個響屁股兒着。」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經濟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半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月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拖。

慌了小王。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擗救了半日。舀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胃。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經濟對衆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腳。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娥扶着月娘。待的衆人散去。悄悄

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這小廝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腳，纔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當言養銀，嚇得水蟲兒病，只顧教那這小廝在家裏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趕了離門，教他丟去。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是是非非，去是那淫婦教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臭屎，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着他在屋裏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了。」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侍下了，王媽媽七八個人，各拿短棍棒，使小廝來安兒，誰進陳經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教他當面跪着，問他：「你知罪麼？」那陳經濟也不跪，還似母常臉兒高揚。月娘使道：「有長詞爲證。」

起初時，月娘不觸犯，龐兒變了。次則陳經濟，耐拾白臉，而揚着：「不消你枉話兒絮叨叨，須和你討個分曉。」月娘道：「此是你丈人深宅院，又不是處春院，鸞燕巢，你如何把他婦女廉調？他是你丈人愛妾，寡居守孝，你因何把他戲嘲？也有那沒廉恥，斜皮把你刮刺上了，自古母狗不掉尾，公狗不跳槽，都是些污家門罪犯雜饒。」陳經濟道：「閃出夥，縛鍾馗母妖，你做成這憤打蠢夫的圈套，我臂尖難禁這頓杉梅香休鬧。大娘休焦，險些不大棍無情，打折我腰。」月娘道：「賊才料，你還敢嘴兒挑，當言冰厚，不是一日惱，最恨無端難，怨饒虧你呵。再倘着箇兒滿棒勇槍，你再敢不敢，我把你這短命王鷲兒割了，教你直孤到老。」

當下月娘率領雪娥，并來與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綉春，衆婦人，七手八腳，按下地下，擎棒槌短棍，打了一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夥兒急了，把褲子脫了，露出那直豎一條棍來，說的衆婦女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羞，口裏罵道：「好個沒根基的王八羔子！」經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個好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兜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廝跟隨，教他算帳，交與付夥計。經濟自然也有立不住，一面收拾衣服鋪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往他母舅張團練住的他舊房子內住去了。正是：

自古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成塵。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經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愛上加愛，悶上添悶。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去叫王婆子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兒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買了兩個跟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闢起磨房來，聽見西門慶宅裏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她，兒不會。」玳安道：「還不會有哩。」王婆子道：「我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麼，天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原守不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磣兒來了，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婿子，他姓甚麼？」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經濟。」王婆子道：「莫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裏坐坐兒，折針

也逃不出個來。只叫丫頭倒了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也還出來。好個浪家子淫婦。休說我是你個學主。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世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裏。攪作擾亂。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教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裏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他有個處。」兩個說話中間。到與西門慶門首。進入月娘房裏。道了萬福。坐下。丫頭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客。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教他乞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死鬼爲他去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教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我知道。我也不肯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少不的顧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拋頭露面的。不乞人笑話。」月娘不言語了。一面使丫頭綉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裏。就睜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教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爲下甚麼是非。作下甚麼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里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鑽窟洞。蛇知道。各人幹的事。」

兒。各人心裏明白。金蓮你休呆裏撒奸。兩頭白面。說長并道短。我手裏使不的你。巧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挨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錯沒縫兒彈。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金蓮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常言一雞死了一雞鳴。誰打羅。誰吃飯。誰人常把鉄籠子敲。那個長將席茂兒支着眼。爲人還有相逢處。樹葉兒落。還到根邊。你休要把人赤手空拳。往外攢是非。莫聽小人言。正是女人不穿嫁時衣。男兒不吃分時飯。自有往來話歲寒。」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替桌兒。四套衣服。幾件梳簪鏡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脚。都擱在箱內。把秋菊叫得後邊來。一把鎖把他房門鎖了。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了一場。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了一場。一旦分離。兩個落了一回眼淚。玉樓悄悄瞞着月娘。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一套翠藍縵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他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蓬。也沒個不散的筵席。你若有了人家。使人來對奴說聲。奴往那裏去。順便到你那裏看你去。也是姊妹情腸。」於是洒淚而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子。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轎子已在大門首。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桌子。抬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

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床子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高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鬪耍兒下棋。那王婆自去掃麵，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刺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床子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搖的床子一片響聲。被王婆子醒來聽見，問那裏響。王潮兒道：「是櫃底下貓捕的老鼠響。」王婆子睡夢中喃喃的，口裏說道：「只因有這些貓，纏在屋裏，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良久又聽見動彈，搖的床子格格支支響。王婆又問：「那裏響？」王潮道：「是貓咬老鼠，鑽在坑洞底下嚼的響。」婆子側耳果然聽見。貓在坑洞裏嚼耗子，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廝幹完事，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幾句雙關，說得這老鼠好。你身軀兒小，膽兒大，啗兒尖，恁滾皮，見了人藏藏躲躲，耳邊那叫唧唧，擱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偷，偏好鑽穴隙，更有一樁兒不老實，到底改不了偷錢抹嘴。

有日陳經濟打聽得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子家聘嫁，提着兩吊銅錢，帶着銀錢，走到王婆子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下的糞，這經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經濟道：「請借裏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裏面。經濟揭起眼紗，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經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非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撞驢子？我老娘子裏放不過。」經濟笑向腰裏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

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教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我不管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經濟見這婆子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雞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了他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涎眉睨目，只顧坐着，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家。」於是掀簾放經濟進裏間，婦人正坐在炕邊納鞋，看見經濟放下鞋扇，會在一處，埋怨經濟：「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稍，沒下稍，出醜惹人嫌，你就影兒不見，不來看我看兒了。我娘兒們好好兒的，拆散開你東我西，皆因是爲誰來。」說着，扯住經濟，只顧哭泣。王婆又嘆哭，恐怕有人聽見，經濟道：「我的姐姐，我爲你剮皮割肉，你爲我受氣，就羞忿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裏去了，又打聽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拆散不開，始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裏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你到家去，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經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裡你家爹爲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經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

與六姐打得熱了，拆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願，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張舅那裏，典上兩三間屋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裏了。昨日潮州販緞，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大衙坊張二官府，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拏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一陣走出衙上，大嚶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裏放屁。」這經濟慌了一手，扭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嚶聲我依了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了，就不是你的人了。」經濟道：「我僱上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來，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的說明白着。」經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經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僱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了。此一去，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

平生作善天加福，若是酬強定禍殃。

香爲柔，和終不損。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桃秋到多零落，松柏冬深愈翠蒼。

善惡到頭終有報，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陳經濟醒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

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止走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

住，問春鴻：「你往那裏去？」春鴻道：「家中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

鴻道：「賣五娘房裏秋菊了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王婆子家住着，說要尋人家嫁人，

端的有此話麼？」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然後打

了俺姐夫一頓，趕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

姐夫有甚麼，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你心裏

還要歸你南邊去，這裏尋個人家跟罷，心下如何？」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嚴

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多走了，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沒順

便人帶去，這城內尋個人家，又沒個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邊去

做甚，誰人帶去，你肚裏會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

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百間房屋，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三房，我

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塚，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裏。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個儻，又好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到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老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找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一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不怕把你不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

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裏，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答應，使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離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離守裏邊哥雲將參將指揮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裏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此日，正賞了八齋菓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遂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為定禮，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帖兒，并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現做提刑官，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會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致，曾一了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為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聘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家人拿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

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因爲如此。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王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廝。捉第六調娘子生了兒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死了。」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薛嫂兒去實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侍他。立他做三房大娘子。一日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的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教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潘金蓮出來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廝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會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自知拆散開了。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們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這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說的。今纔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二的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獨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擎着銀子。和王婆子說。王婆子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罷。天也不使空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擎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日。忽聽這春梅晚夕哭哭。

啼啼，好歹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存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同張勝、李安，雖包內拿着銀子，打聞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拾的去了。」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鱉沒處尋，兩腳老婆愁那裏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裏老爺管不着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正在老爺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勸措俺兩番三次來回走，賊老淫婦，越發罵哥兒了。」拉周忠說：「管家哥，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教牢子拿去，撈與他一頓好撈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經濟那口食，由他罵，只是不言語。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免與他一百兩，竿轎子，拾了來罷。」周忠說：「爺，就添了一百兩，王婆子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拿到府中，且撈與他一頓撈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限潘金蓮，生有地兒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却說一人，單表武松，自從西門慶舉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王蘭，嫁與張都監爲妾，賺武松去，假懇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

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教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教看顧他，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鄰姚二郎，交付迎兒，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打聽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

踏破鐵鞋無處覓，得來金不費工夫。

次日裏，帖穿衣，還出門，來到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裏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來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搗麵，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楂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一面讓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樁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裏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教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是在我這裏，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武松重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便簾內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誓心不改，心下暗道：「這假姻緣，還落在他家手裏，一就奪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來，尚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

奴家去看管迎兒，這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又一件，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雪花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子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沒口說：「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裏，又灑點了一盞及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脫的緊，又有三四處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兌，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來，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銀，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拿出小管營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擎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經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合着，我見鐘不打，却打鑄鐘。」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還是武二哥曉禮，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也待我往他大娘子那裏，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晚夕做個新郎。」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襖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子，自交我發脫，又沒和我則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滿纂的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多一半養家，一面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裏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了去了？」

王婆道：「免兒沿山跑還來歸窩嫁了他小叔，還吃舊鍋裏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腳，當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精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裏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豈肯干休？」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教王潮兒先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進門，換了孝，裁着新髮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自有些疑忌。由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鉤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栓，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裏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裏吃盞酒。」武松教迎兒拿菜蔬擺在桌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盞兒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響的一聲響，回衣底掣出一把三尺長刀，薄背厚刃，扎刀子來。一隻手執着刀靶，一隻手按住掩心，便睜圓怪眼，倒豎鬚，便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債有主，休睡裏夢裏，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昨夜醉了酒，醉，擎刀弄杖，不是要處。」武松道：「婆子，你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豬狗。若動一動步兒，身上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爆，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子，乾梳的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婦人尖鬚，右手匹胸捉住，把桌子一脚踢翻，碌兒盞兒，都落地，打得粉粹。那婦人

能有多人氣脈。被這漢子隔桌子輕輕捉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子前。那婆子見頭勢不好。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叔叔趕上。揪番在地。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脚綑住。如猿猴繫果一般。便脫身不得。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怒。大娘子自做出來。不于我事。」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你教西門慶那廝。草發我充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西門慶那廝却在那里。你不說時。先鬪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提起刀來。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捉提起。那婆娘旋剃淨了。跪在靈桌子前。武松喝道：「淫婦快說。」那婦人說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道姦。從怎的踢傷了武大心坎。因何下藥。王婆怎地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夢到家去。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婆聽見。只是暗地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却教老身怎的支吾。」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二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頭勢不好。纔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搗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腦揪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髮髻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後用兩隻腳踏他兩隻胳膊。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叢鬚心窩內。只一剗。剗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冒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雙手去幹開他胸脯。撲挖的一聲。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灑灑。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諷的只掩了臉。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

可憐這婦。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

亡年三十三歲。但見子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無間城中。星眸緊閉。直挺挺。屍橫光地下。銀牙半咬。血淋淋。頭在一邊。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衣服脫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堪嗟一場夢。今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報應分明在眼前。

當下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看見。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樓後房簷下。那時也有初更時分。倒扣迎兒在屋裏。迎兒道：「叔叔。我也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兒。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道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鄰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武松跳過牆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了。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撒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一股皆休。都包裹了。提了朴刀。越後牆趕

五更換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里躲住，做了頭陀。上梁山爲盜去了。正是：

平生不作縛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靈府 吳月娘布福募緣僧

上臨之以天監，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制，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於心，喜怒成之在氣。

爲不節而忘家，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可笑可驚可畏。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爲盜去了。

却表王潮兒去街上叫保甲，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中衣服丟的地下，橫三豎四，就知是武松殺死二命，劫取財物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灑灑，兩個死屍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兒倒扣在房中間，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犯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藁強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卽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鄰保。

甲并兩家苦主王潮蠅兒眼同招出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彙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掛出榜文。四廂人差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兇犯。二人回報到府中。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了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歡。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

却表陳經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經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價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見在他父親陳洪已沒了。三日光景。滿家帶孝。經濟參見他父親靈床。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經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且喜朝廷冊立東宮。郊天赦。變則不想你爹爹得病。死在這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方使陳定叫將你來。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這經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會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就悶。却不悞了娶六姐。不如此這般。先誑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若說數輛車馱。未免起眼。倘遇小嘍囉。惹了。甯可就混不就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後和陳定家眷。跟父親靈柩。過年正月間起身回家。」

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人攻安葬。也是不說。一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聽信經濟巧言念轉。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旛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母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且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舅聽說：「既然如此。我須搬回家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騰出房子來。這經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冤家離眼前。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個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這經濟早攛搭他母舅出來。然後打了一百兩銀子在腰裏。另外又袖着十兩。請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尸首。上面桿着交文。上面挑着個燈籠。門首掛着一張榜。上書：「本縣爲人命事。因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官給賞銀五十兩。」這經濟仰頭還大看了。只見從窩舖中。鑽出兩個人來。喝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兇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奴步便來捉獲。這經濟慌的奔走不迭。恰然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絹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胆。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經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識熟朋友。鐵指甲楊二郎。二人聲喏。楊二郎道：「哥哥一向不見。那裏去來。」經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是他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

活了三四年。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見今這兩個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纔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招了經濟上酒樓飲酒，與哥哥拂塵。這經濟見那人已死，心中轉痛不下，那裏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錢紙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題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經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皆因我來遲了一步，誤了你性命，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看着剛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經濟回家，開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經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游遊蕩蕩，夜歸向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經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知要葬埋你，但恐西門慶家中，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自慙賴我，倒趁了他機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教他葬埋你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攔不放，奴須慢慢再哀告他則個。」經濟哭着，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撒手掙脫，却是南柯一夢。枕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二點，說道：「怪哉，我剛纔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教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住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

夢中無限傷心事，
獨坐空房哭到明。

不說經濟道里也打聽武松不題。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護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爲盜。地方保甲鄰佑。呈報到官。所有兩座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由他兒子王潮領的埋。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回去。只說兇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接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鬢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噴嚔不敢進來。今仇人松武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衙暴露日久。風吹雨洒。鴛鴦大作踐。無人領埋。奴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個去處。奴死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睜開。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前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無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走來回報。正犯兇身已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還有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有樁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小夫人說那里話。若肯在老爺前抬舉小人一二。就消受不了。雖赴湯蹈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教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教你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

到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好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爲他費心，相着死了時，整整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權。今日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有不葬埋他。咱們若替他幹得些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他。」說畢，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木，把婦人屍首掘出，把心肝填在肚內，頭用線縫上，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城南永福寺里，那裏有空閑地，葬埋了。回小夫人話去。」叫了兩名伴當，抬到永福寺，對長老說：「宅內小夫人親長老，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地，白楊樹下，那裏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瓶酒，一腿豬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個班房吃酒，甚是歡念小夫人好處。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

即會陳定，黃東原，戴靈樞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待的念經發送，歸葬攻內，經濟在家。

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不去接我，一接經濟只說心中不快，家里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不見？」經濟道：「他見母親到了，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教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舅舅張兩練來看他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敘話，不必細說。次日他娘張氏，早使經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着，二人問道：「哥哥往那里去？」經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里，明日廿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父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經濟道：「也只在二三日之間，念畢經，入坎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道：「這經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止有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木，差人抬出城外，永福寺那里葬去了。」經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二郎道：「本縣南門外，只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裏有幾個永福寺來？」經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遲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經濟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先拿錢紙祭物，到於金蓮墓上，與他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經濟敬來與你

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纔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前，燒紙祭祀，遞與長老經錢，教他二十日，請八輩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備辦齋供，經濟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

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拘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兒袖赤，脚行來泥沒踝，自言說是五臺山戒壇上下來的行脚僧，雲遊到此，要化錢糧，蓋造佛殿，當時古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誦眉苦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白日里，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響嘴，空色空，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捨資財共成勝事，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腳漢。」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串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當時聞中，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布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當聲再道：「那變野的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

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盡頭哩。」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怎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問他，他怎的把那一隻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闕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小玉道：「這索廝好無禮，這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月娘道：「小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月娘道：「像這批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若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小玉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忝和尚，賊眉豎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的，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去。」說着，衆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私邪空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裏去來，怎的影跡兒不來我這裏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

老婆家與他兒子娶親。和北邊徐公公做親。娶了他姪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日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里。咱家小大姐那里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捧事。敬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下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家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慣上安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這里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平日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里。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仇有頭。情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卸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里。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手里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也不瞋。當他甚麼人。」薛嫂道：「那囉。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里歇臥。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個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他房里歇了半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面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并。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擱着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且說銀子。千裏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了。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裏備一張

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教那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月娘道：「你如今到那裏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老爺好不喜歡，叫了我，去已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了。薛嫂便說：「老淫婦說沒個行狀兒，他實守備家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莫就興起他來，這等大道。」月娘道：「他還有正景大奶奶，房裏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薛嫂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薛嫂說話，正是：

有詩爲證：

從天降下鈞和線，
就地引起是非來。

曾記當年侍主傍，
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忙。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誤入永福寺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多添壯士英雄胆，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纜垂楊柳岸，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且學高歌入醉鄉。

話說吳月娘次日備辦了一張祭桌，豬首三牲，羹飯冥紙之類，封了一疋尺頭，交大姐收拾，一身縞素衣服，坐轎子，薛嫂兒押着祭禮先行，來到陳宅門首，只見陳經濟正在門首站立，那薛嫂把祭禮交人抬進去，經濟便道：「濟便問那裏的？」薛嫂道：「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經濟便道：「我鬢髮合的，纔是丈母。」正月十六日貼門神，遲了半月，人也入了土，纜束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人沒腳蟹，不知你這裏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經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齊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經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千，我要他做甚麼？」薛嫂道：「當言道：嫁夫着，你怎的說這個話？」經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抬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經濟向前踢了兩腳，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我把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鬢毛都刮淨了。」那抬轎的見他罵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的去了，薛嫂兒沒奈何，收下祭禮，走來回覆吳月娘，把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怎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恨起死無生，初時下的好實在這裏，出事來，到今日反時做吳老鼠，交他這等放屁辣臊。」對着大姐說：「孩兒，你

是眼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勸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裏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不到你身裏，他好膽子，怕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

到次日一頂轎子，交張安兒跟着，把大姐又送到陳經濟家來，不想陳經濟不在家，往攻上替他父親，添上盤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張安說：「大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兒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着張安兒，安兒來家，至晚陳經濟攻上回來，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是說我在你家睡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此起的這大產業，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人。」這大姐亦罵：「沒廉恥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受我煞氣。」被經濟揀過頂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連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有詩爲證：

相識當初信有疑。

心情還似永無涯。

誰知好事多更變。

一念翻成怨恨媒。

這裏西門大姐在家懸住，不敢去了。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紙，三牲祭物酒肴之類，抬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五里新攻上，與西門慶上新攻祭掃，留下孫雪娥和席大姐衆丫頭看家，帶了孟玉樓。

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老哥兒，都坐轎子往坟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吳大妗子，老公母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頭的走的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靈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香徑，地下飛的上來謂之香塵，千花發蕊，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淡蕩，淑景融和，小桃深妝，臉妖嬈，嫩柳嫵宮腰，細膩首，啣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日舒長，煖潭鸞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柳，端的春景果然好，到的春來，那府州縣道，與各處村鎮鄉市，都有遊玩去處，有詩爲證：

清明何處不生烟，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諷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技，絲繩搖拽學飛仙。

却說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坟上，玳安押着良盒，又早先到廚下，生起火來，廚役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如意兒，抱着老哥兒，到於莊院，客坐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坟上祭臺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吳大妗子因願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纔同吳大舅願了兩個驢兒，騎將來。月娘便說：「大妗子願不出轎子來。」果然沒有轎子，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走來西門慶坟

前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一根香他拿在手內。一根香遞與王嫂。一根香遞與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那兩根香遞與吳大舅。大娘子。月娘插在香爐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坟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坟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玳安把紙錢點着。有哭山坡羊爲證：

燒罷紙。小脚兒連躲。奴與你做夫妻一場。並沒個言差語錯。實指望同諧到老。誰知你半路將奴拋却。當初人情。看望全然是我。今丟下銅斗兒家緣。孩兒又小。撇的俺子母孤孀。怎生遣過。恰便似中途遇雨。半路裏遭風來呵。折散了鴛鴦。生揪斷異果。叫了聲好性兒的哥哥。想起你那動影行藏。可不嗟嘆我。（帶步嬌）

燒的紙灰兒團團轉。不見我兒夫面。哭了聲年少夫。撒下嬌兒。閃的奴孤單。咱兩無緣。怎得和你重相見。

玉樓向前插上香。深深拜下。哭唱前腔。

燒罷紙。滿眼淚墮。叫了聲人也。天也。丟的奴無有個下落。實指望和你白頭廝守。誰知道半路花殘。月沒。大姐姐。有兒童。他房裏還好。閃的奴糊倒無陰。跟着誰過。獨守孤幃。怎生奈何。恰便似前不着店。後不着村。裏來呵。那是我藥落歸根。收回結果。叫了聲年小的哥哥。要見你。只非夢兒裏相逢。却

不想念殺了我。

（帶步趨）

哭來哭去，哭的奴癡呆了。你一去了無消耗，思量好無下稍，無下稍，你正青春，奴又多嬌，好心焦。清減了花容月貌。

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燻了頭，哭大舅，大妗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同讓到莊上捲棚內，放桌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打橫，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那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裏吃酒不題。

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裏也上坟，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梦，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兒，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坟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坟，你教伴當抬些祭物，往那裏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至此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菜祭品，遙往城南祖坟上，那裏有大莊院廳堂花園去處，那裏有享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擡軍唱路，上坟要子去了。

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菜，先往那十里長陵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裏設放桌席等候。又見大妗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

半領定一簇男女。男大男字着。馳見。摩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抹過。種花唐。五里望見。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攻游玩的。玉孫士女。在紅柳綠。猛貓暗暗。不斷頭。的走高觀。着日煖風和。尋芳問景。不知又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楊影里。一座菴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雨下金剛。強勢猛。五間大殿。龍鱗瓦。湖碧成行。兩廊僧房。龜背磨磚。紫雲經。前殿聖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蠅蟻。學高峻。接雲霄。寶塔。依稀。孫位。碧溪。不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燦煌。爐內香烟。繚繞。鐘。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東母位。通羅漢院。時時。謬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會捨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娘子說：「咱也到這寺中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施主菩薩。隨立。但見這長老。怎生模樣。

一個古旋旋。光頭新剃。把麈。香。松子。勻。搯。黃。棋。棋。直。褻。初。縫。使。沉。遠。簷。檀。濃。染。山。根。鞋。履。是。福。州。平。到。深。青。九。縷。絲。縑。係。西。地。買。來。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眼。單。駿。趁。施。主。嬌。娘。這。弄。斯。弄。美。甘。甘。滿。口。甜。言。專。說。誘。喪。家。少。婦。淫。情。動。處。草。巷。中。去。覓。尼。姑。色。沮。發。時。方。丈。內。來。尋。行。者。仰。觀。神。女。思。同。寢。每。見。婦。娥。要。講。歡。

這長老見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雪錠般盪兒甜水好茶。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笑嘻嘻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串座禪，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小僧一茶而已。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交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笑吟吟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少坐，略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了桌兒，拿上素菜齋食，餅饊上來。那和尚在旁陪坐，舉筋兒，纔待讓月娘衆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個個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勿蒙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墩上，擡將祭桌來，擺設已久。紙錢列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墩前，下了轎子，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墩前，插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

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就講了，你悔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紙錢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爲證：

燒罷紙，把鳳頭鞋，跌破了，聲娘，把我肝腸兒，叫斷，自因你逞風流，人多惱你，疾發你出去，被仇人，纔把你命兒，冤陷，奴在深宅，怎得個自然，又無親，誰把你掛牽，實指望和你同床兒共枕，怎知道你，命短無常，死的好可憐，叫了聲不，睜眼的青天，當言道，好物難全，紅羅尺短。

這裏春梅在金蓮妝上，祭祀哭泣不題。

却說吳月娘在僧房門，只知官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去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請到羅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止的。」月娘道：「他又那得個姐姐來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裏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氏，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錠錢，教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爹說，春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走來，分付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擡進方丈二門，里纔下轎，月娘和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時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淡妝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御，穿大紅妝花襖兒，下着翠藍縷金寬欄裙子，帶着玳瑁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俱見：

寶髻巍巍，鳳釵半御，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鬢後雙插，紅紗襯，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

行動處，胸前插着玉耳環，坐下時，一陣摩爾香噴鼻，膩粉妝成腮頸，花翎巧貼眉尖，舉停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閒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閨生，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澹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一面掀簾子，請小夫人方丈明間內，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春梅坐下，長老參見已畢，小沙彌拿上茶，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宅內上政，小奶奶來這裏祭祀，有女迎接，恕罪小僧。」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道薦。」那和尚沒口子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家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襯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備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多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化道場圓滿，纔打發三位管家進城，宅裏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鐘盞來，長老只顧在旁，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裏，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俱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寺中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罷。」那長老慌的，率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掩們告辭去罷。」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颯，磕下頭去，懂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日，折殺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

了大娘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都獨也似磕頭去。月娘下樓，亦試其禮。春梅那裏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裏，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會看，你休怪。」春梅道：「好媽媽，奴那裏出身，豈敢說怪。」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想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同與姐姐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半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禮兒。」春梅回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與姐姐唱個諾兒。」如意兒，抱着哥兒，就個與春梅道了，唱個諾，把月娘喜極的，要不得。玉樓說：「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裏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裏。」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裏。」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娘子道：「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媽媽，想着他，怎生捧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是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葬他。」說畢，長老教小和尚放桌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餅，餛飩點心，各樣素菜蔬，堆滿春臺，絕細金芽，香茶，好茶，衆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裏要往金蓮攻上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教小沙彌買紙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裏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攻

上見三尺坎堆一堆黃土，敬柳青薦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裏，今日孟三姐誤到寺中，與你燒隨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取出汗巾兒來，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爲證：

燒罷紙，淚珠兒亂滴，叫六姐一聲，哭的奴一絲兒雨氣，想當初，咱二人不分個彼此，做姊妹一場，並無面紅面赤，你性兒強，我常常兒的諷你，一面兒不見，不是你尋我，我就尋你，恰便相比日魚雙雙，熱糝在一處，忽被一陣風，咱分開來，共樹同栖，一旦各自去飛，叫了聲六姐，你試聽知，可惜你一
段兒聰明，今日埋在土裏。

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諛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坎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勾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餠品點心，攪盒，擺下兩桌子，布幃內篩上酒來，銀鐘牙筋，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老姐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止飲酒中間，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莊，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雜耍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且待他陪完，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不可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裏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們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好的日子，奴往家裏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容一日，奴去看姐

如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子，你大娘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娘子沒轎子，我這裏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娘子騎，送了家去。」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那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騎，喝着道在新莊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豈可人無得運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

花開花落開又落，錦衣布衣更換着。

豪家未必常富貴，貧人未必常寂寞。

扶人未必上青天，推人未必填溝壑。

勸君凡事莫怨天，天意與人無厚薄。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戒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高阜去處，那里幕天席地，設下酒筵，等候多時了。遠遠望見月娘衆人轎子到了，問道：「如何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來人

烟噴雜，車馬轟雷，笙歌鼎沸，月娘眾人，蹣着高阜，把眼觀看。看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的。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年約三十餘歲，見爲國子生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鶯犬走馬，打毬蹴鞠。常在三五兩夜中，走人稱他爲李棍子。那日穿着一套兒輕羅軟滑衣裳，頭戴金頂纏棕小帽，腳踏乾皮鞋，納絨襪口，何郎史何不違，帶領二三十好漢，拿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莊大酒樓下，看教場。李貴走馬賣解，豎眉搭，隨肚帶輪，鎗，雜棒，做各樣技藝，頑耍。有這許多男女圍着哄笑。那李貴諱名，號爲山東夜叉，頭戴萬字巾，腦後撲盪金環，身穿紫窄衫，繡金裹肚，脚上踏踢鞋，乾，緋黃鞦韆，五彩飛魚襪口，坐下銀鬃馬，千萬朱紅桿，明鈴頭，招風傘，旌，在街心扳鞍上馬，高聲說念一篇道：

我做教師世罕有，江湖遠近揚名久。雙拳打下如鐘響，兩脚人來如飛走。南北兩京打戲臺，東西兩廣無敵手。分明是個鐵嘴行，自家本事何曾有。少林棍，只好打田雞。董家拳，只好嚇小狗。撞對頭，不敢喊一聲。沒人處，專會誇大口。騙得銅錢放不來，一心要折章臺柳。虧了北京李大郎，養我在家爲契友。醜生醬，喫了半畦蒜。揼春餅，揼了兩擔糞。小人自來生得饒，實時吃酒直到酉。牙齒疼，把來剉一剉。肚子脹，將來拚一拚。充饑吃了三斗米，飯，點心吃了七石缸。酒，多虧了此人未得酬。來世做隻看家狗，若有賊來掘壞洞，把他陰囊咬一口。問君何故咬他，養動不的手來只動口。

當下李衙內一見那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園架兒來，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

人是誰家的，訪得是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掩口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嫂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着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大舅和月娘衆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衝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攬撥月娘上轎回家，一路上得多少錦繡，郎搖羅袖，醉繡羅人，揭綉簾看，有詩爲證：

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月娘衆人回家不題。

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撥鬮的過來，那有賣胭脂粉在翠生活磨鏡子，都搖撥鬮，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往下看，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裏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里來，怎的不見，出落得怎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到原籍徐州家裏，閑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裏，他老爹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舖，學會了此銀行手藝，揀銀大器頭面，各樣

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願銀舖教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們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惹門臉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教我只願認了半日，自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裏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們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裏來打開箱子，用匣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箱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但見：

孤雁御簾，雙魚戲藻，牡丹巧嵌碎寒金，貓眼釵頭火焰蠟，也有獅子滾綉球，駱駝獻寶，滿冠擊出廣寒宮，騎鶴成桃源境，左右團扇，利市相對荔枝叢，前後分心，觀音盤膝蓮花座，也有寒雀爭梅，也有孤鸞戲鳳，正是：纏環平安珣珣綠，帽頂高嵌佛頭青。

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簪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髮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大姐揀了他兩對髮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坟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娘子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來昭也在跟前，同敲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眾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眾人，手裏捧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屈了足，驢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

家的煎餅在寺後賣，俺們也不知他來着。他娘燒紙，挨打挨罵，見他娘兒們又認了，問親先是寺裏去，老擺齋吃了，落後又放下兩張空席，教伴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撥盞，各樣菜蔬，下飯，酒上來，道：「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一對齋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態，那咱在咱家時，我見他比紫了，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才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來，慧敏造化。」雷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裏孩子，守備好不喜懽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又在這裏學會了銀匠，挑着担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們就不認得他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攻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教他等着我來家？」雪娥道：「俺們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搵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沒沒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坟上，說了他來了，那等分付，教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是小玉姐看着，抱了他到那裏，看看就來了，幾時說着他來。」月娘道：「別要說嘴，看那兒便怎的，却把他謊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脈息，抹了身上，說着了些驚寒，撞見祟禍了，留了兩服硃砂丹，用薑湯灌下去，分付奶子，捲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

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一家子慌的要不得，開門闔戶，整亂了半夜，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着活計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諾，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教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看，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裏走走。」來旺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走的。」月娘道：「看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水，一頭放水，掣的香，把個好媳婦兒，在臨臨的半死了，將有你沒，把你娘撈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得，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易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麼生活，祭出來，瞧了，他幾件首飾，請選他三兩三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遞入儀門裏面，分付小玉取一盞酒來，又是一般點心，教他吃。那雪娥在廚上，一力拉攏，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聚人歸到後邊，雪娥獨自悄悄和他打話：「你常常帶着怕他的，候有話，就來唱個子與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等着你，跟到房內，你。」兩個說了顏色，這來旺兒氣頓裏說：「這儀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奉昭屋裏，等我晚夕，踏着梯，上過牆，壓着牆，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處，還有成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說，正是懼從領，喜向脾生，在詩雪娥，攜兒出門，正是「不若家神，弄不出家裏有神仙」。

閒來無事倚門闌。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聲語。 故把秋波送幾番。

這來旺兒辭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担兒出來賣生活，慢慢邁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吃。那來昭便說：「旺兒希罕，好幾時不見你了。」來旺兒說：「沒事，閒來走走，裏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子討來。」昭道：「既然如此，請來屋裏坐。」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來旺兒道：「娘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娘子今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幾星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挑擔兒過來，那鐵棍兒起頭去，十五成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再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鍋鍋熱飯，一大碗雞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裏。」來昭便拿出飯了，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也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而放了炕桌，讓來旺兒上來，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酒奉贖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下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裏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們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們休推睡裏夢裏，要問山下路，且得過來人，你若入港，引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汗水，發我呷一呷，俺替你們須耽許多利害。」那來旺兒跪下說：「只是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來昭屋裏窩藏，待夜裏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牆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爲證：

報應事無窮，影影皆相似。

要知懶惰因，但看所爲事。

這來旺得了財，回家來，已不到晚，整頓家，略屋裏打酒，和池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直待的大門開了，急急出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個驚，疑兒，只是牆內，響聲，咳嗽之聲，疑是賊兒，隨着梯登，黑影中，扒過粉牆，順着繩子，雲梯，那邊用梯子，長索，兩個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座，（以下兩去四十六字）身單，雪襟，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再外邊，留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年，不如我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上屋兒，只去夫婦，又會，便行，手藝，過不得日子，一來，旺兒，便說：「如今東西，外緣，未卷，有我個姨娘，有手藝，的，男兒，他那裏，曲線，小甚，倒這，個，咱，兩，個，投奔，那裏，去，避一時，看無，別，處，我，帶你，往，那，家，去，買賣，做，些，生意，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兒，伴別，家，氣，色，舊，扒過，牆來，到來，昭，屋裏，看，至天明，開了大門，換身，出去，到，那，時，分，又來，門首，整入來，昭，屋裏，晚夕，依舊，臥過，牆去，兩個，幹事，朝家，尋往，非正一日，投，抵，燒了，許多，禮，敬，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己，俱，不，必，細，說。

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兒，哥，出，在，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嬾，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經濟，安，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嬾，把元宵兒，扶侍，大姐，那一日，雪嬾，打發，中，秋兒，下房裏，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蓋，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裏，等候，兩個，要定。

這牢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二人打房上去，竟
踹破些，還有蹤跡。」那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盃，一根金耳釵，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
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鼓，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劉昭夫婦，又篩上兩大壺，饅頭，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
走路。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拿着一根香，纏着掃帚，打發兩箇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踢
破許多。比及來到房脊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教雪娥跟着他，肩背
接撐下來，兩箇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圍住，便說：「往那裏去的男女？」雪娥便輕擺了手脚，如
來旺兒不覺不忙，把手中官香揮了一揮，說道：「這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替兩家燒香，起的早了，幾長官勿
怪。」那人問：「官的包袱內，甚麼？」來旺兒道：「官生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替兩家燒香，也是好事，
你快去罷。」那來旺兒得下這一條，拉着官靴，往前邊走，走到坡下，敲門聲響，打人圍裏，揀出城，轉了幾條
街巷，原來劉家巷，在門前靜去，聽着不多遠，人家，都是平房，低處，後邊，便是大穴，滑子，到於屈娘家，
屈娘聽着未開門，等了半日，屈娘越發疑起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兩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牽着兩隻，
說這婦人，是我前時的，小姨，娘這官房子，且是一個寄住，一時再尋房子，與屈娘，她二人，兩銀子，買柴
米，那屈娘，她見這官，銀子，來，因可疑，他兒子，屈錦，因他，娘，屈娘，她，安，歡，歸，旺，夫妻二人，帶些東西，夜，晚，見財
起意，扭開門，偷，出來，要錢，被捉，獲，共了，事，件，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之，事，賊，物，執，見，在，差
人，押着，屈錦，到家，把，那，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說，的，臉，雖，在，也，似，黃了，換了，淺淡衣裳，帶着眼紗，

把手上戒指部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哄動了一行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去的小廝來旺兒，今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鏗搗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十個傳百，路上行人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秋兒見廟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攪四輩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蹺被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蹺訪，只得按納含忍，不想主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鏗夾了一頓，道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鉗鐘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三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道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皮指四個，向雪娥名下，道出金梳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釵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屈姥名下，道出銀三兩，將來旺兒問撥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鏗係竊盜，俱係難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屈姥當卜都當官拶了一拶，屈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教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辱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公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變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辦堂，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皂，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

姑兒對細說。知縣自應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只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裏。纏金床。鋪帳之中。纏起來。手下了。銀。領家。見面。那家。見是春梅。不。承低身。進見。皇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睛一睜。一睜。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搬去了。髮髻。剃了。上蓋衣裳。打入廚下。與我燒火做飯。那家。媳婦。口中。只。自言。自語。問。打。牆。及。見。請。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傳。下。怎。敢。不。低。頭。孫。家。到。此。以。法。只。得。將。了。髮。見。了。鬚。眉。滿。臉。悲。淚。下。廚。下。去了。有詩爲證：

布袋和尚到明州，
無校管鞋任意遊。

鴛鴦化身下首位，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如何，且將下回分解。

金瓶梅詞話

卷之十

第九十一回 西門慶怒打玉簪兒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百歲光陰疾似飛 其間花景不多時

秋深白露寒帶泣 春色昏昏社宇啼

富貴繁華身上孽 功名事跡日中魘

一場春夢由人做 自有青天被不欺

話說一日陳經濟聽見薛嫂兒說西門慶家孫雪娥被來旺因盜抵盜財物，拐出在外事發，本縣官堂被守備府里實了朝夕受春梅打罵。這陳經濟坐着這箇因由，便薛嫂兒往西門戶家對月娘說：「只是經濟風里言風里話，在外言發話，說不要大姐寫了狀子，巡撫巡按處要告月娘，說西門慶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者家大來親媳婦薛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慌了手脚，連忙顧轎子，打發大姐家去，把大姐床前箱籠陪嫁之物交與安福人，尋捧送到陳經濟家。經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帳前還有我安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父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

個床臨牀畔，見沒見你的別的箱籠。經濟又要使女兒宵見，薛姨兒和玳安兒，一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真他，說道：「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沒人看哥兒，留着早晚看哥兒書。」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扶侍大姐的。」這經濟又不學中秋兒，兩頭回車，只交薛姨兒，叫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頂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個多，豈可希罕這個使女看守？既是與了大娘房裏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這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經濟這里救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醜你奸似鬼，也吃我洗腳水。」擦下一頭，起來一處。

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那日，在杏花莊酒樓，看見月娘，蓋玉樓兩口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這小吏問得姓，回報俱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蓋玉樓，見生的甚嬌，好瓜皮面皮，面上種種有幾種，白麻子兒，與他兒風流，俗話：原來衙內裏，鴛鴦居已久，一向着尋婦，各處求親，多不遂意，及有玉樓，終有恨心，無門可入，未知如何，不曉得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於委曲，商伊父子，前將各犯刑刑，當道出贖物數目，積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笑，因此縱將贖物入官，尋覓官賞，至是衙內謀之子廊吏，「何不徑使官媒，娶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要縣中打，即還賞銀五百。」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日到了西門慶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請問官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爺之，那來昭道：「你是那里來的，這是西門老爺家，老爹

下世了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稟聲，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頭親事。」那來昭嘆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婆沒婆，走來攪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做甚麼，嫁不嫁，起動進去稟聲，我好到話去。」這來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是清明那日，郊外會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這來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一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裏，並沒半個字兒，進出外邊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月娘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裏，蘇勤勤個心，忽刺人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

看官聽說，當時沒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見男子漢已死，奴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歸他娘去了。」

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籠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母兒，心腸兒都改轉，不似往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藥，落歸場之處，這只願後世的守些甚麼，到沒的就罷了。奴的青春，辜負了奴的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裏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有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正是：

含羞對案儲開口，理髮無言只搨頭。

月娘說：「你是各人心裏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來昭：「你請那保山來。」來昭來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月娘在上房，問問，正面供養着西門慶靈床，那陶媽媽旋舉禮數坐下。小丫琴童倒茶吃了。月娘一問，保山來有甚話，那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實段，奉本宅衙內分付，說來說咱宅上，有一位奶奶，喚王謙說家事。」月娘道：「是極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會講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這王清明，日在郊外，遇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白晳，幾個白鬍子兒的，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這三姐了。于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洗澡，打粉出來，那陶媽媽道：「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語不虛傳。』人替出來，蓋世無雙，堪可與從前內宅，教得個真頭娘子。後香從頭看到底，風流實無比。從頭看到腳，水流往下索。」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衙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玉沒有，房中有人也。這姓誰名誰，姓貫何處，地居何方，官身無官身，官官說來，休學搗蒜。」陶媽媽道：「大娘，天懸小媳婦，你是本縣官人，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說，我看

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他如蘇老爹，年五十多歲，正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二日辰時建生，見做國子監主合，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諳，了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正有一個養媳，女眷應，又不出子兒，要尋個娘子當家。一地主文母不若門當戶對，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成，免小娘婚費，中打身，還實賞銀。若是咱宅上，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些，收地土錢糧，一例送官，倘有人欺負，指名說來，送到縣裏，任意打打。」王樵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人氏，設恐一時任過，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內老爹身邊男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得，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寧晉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計，兩驢馬成羣，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查上好不帶糧，為人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扶正房人門爲正，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譜，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話至極，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喚蘭香，放桌兒看茶，食點心，與保由吃，因說：「保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說的極多，初時說的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及到兵間，並無一物，奴也吃人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渾自渾，歹的惡了好的，小媳婦並不提謊，只依本分說媒，成就人家好事，奶奶肯了，討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王樵取了一條大紅段子，使玳安交鋪子，里傅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廝，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奉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理。」不多時，使玳安兒，叫薛嫂兒，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奉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

去。一個是這里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裏嫦娥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然者便是。」陶媽媽問他：「原素嫁這裏親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裏是再婚兒？」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娘子年紀大些，忘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拏了這婚帖兒，交個路過的先生，算看年命，妨礙不妨礙？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不算發了眼。」正在中間，也不見路過響救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背布帳幔，掛着兩行大字：「千平推書，財到榮枯，有人來算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桌席，裏面坐着個能寫快算靈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人命，累先生算一算。」同袖中祭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過路不會多帶錢來。」先生道：「此是合婚的意思，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指指尋尋，把算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幸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四權中天，星多，雖然財命，益天發福，受夫寵愛，不久定見妨礙，果然見過了不會。」薛嫂道：「已尅過兩放去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得了屬馬的。」薛嫂兒道：「他往後有了沒育？」先生道：「子早哩，命中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八句：

花盛果豐壽時

欣遇良君克願

嬌姿不失江梅貌

三揭紅羅雨畫眉

攜手相歡登玉殿

含羞對舞捧金危

會看馬首昇騰日

歡却黃真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這兩句俺倒不懂，請說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馬馬的夫，方是黃星，星受榮華，這形是就過的女主，是馬由的，雖故受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可到六十八歲，有一子貴，夫妻偕老。」兩個媒人救了命，歡罷，問先生：「與馬馬的，也合的着？」先生道：「丁大郎家，只因金銀，定成大器，正好一當下做三十回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拜辭，運到縣中，衙內西門，門下無人，良久，喚進陶嫂，媒人旋下磕頭，衙內問：「那個婦人，是那里的？」陶媽媽道：「是項華人。」自把親事說破，且講一遍說：「娘子人好，其的好，這事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擅便，隨衙內差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于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就大兩歲也罷。」薛嫂見插口道：「老婆見的多，自古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這位娘子，人才出眾，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既然好，已是見過，不必再相，命陰陽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罷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姐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分付左右，每人且賞與他一兩銀子，做腳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

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吏何不進來，同商議討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吉日良時，准娶婦人過門，就發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送。小張開員辦茶紅酒禮，不心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頭，往西門慶家，回月娘話，正是：

姻緣本是前生定，會向藍田種玉來。

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羹果茶餅，一付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付耳環七事，金鑲銀鑲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妝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共備布絹棉花，共約二十餘擔，兩個媒人，踉蹌廊吏，何不違押，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縣中，換了許多快子開漢采，搬捧着玉樓，壓帳，妝箱，篋，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那張環細床，陪了他玉樓，交與着，跟他過去，留下小鸞，與月娘看，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了我，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咏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妻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到時夕，一西四人，大轎，四對紅紗，銀落燈籠，八個學隸，跑區區來，聚着玉樓，玉樓戴着金葉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繫金鑲瑪瑙帶，耳環七事，下着柳黃百花裙，先當拜西門慶，兩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兩個攜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各他帶上紅羅銷金，蒸袱，揹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穿大紅，妝花袍兒，翠藍裙，滿頭珠翠，坐大轎，送到知縣衙裏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

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歹的。說好的，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人，今日死了，正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攪不過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前進來，說有張三，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此是西門慶家，第三個小老婆，如今嫁人了，當初這廝在日，專一送天官理會，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子，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丟漢的丟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子兒，李捧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都如此發遣，等暢快言語，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將薛嫂兒、陶媽媽，叫到跟前，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和布，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曲盡于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這邊送茶完，薛楊姑娘已死，孟大娘子、二娘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話衆親戚女眷，做三日，九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簪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見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熱鬧，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凳，姊妹們都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柩兒，不覺一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了鄰小玉勸止，住了眼淚，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
只有穿窗皓月知。

這要月娘不悶不題。

却說李衙內和王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上，每日燕爾新婚，在房中廝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觀之不足，看之有餘，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緣丫鬟，一個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鶯，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歡喜，沒入腳處，有詩爲證：

堪誇女貌與郎才，天合姻緣理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了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胭脂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梳着千帕苦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作髮髻，又插着些銅釵蠟片，敗葉殘花，耳朵上帶雙甜瓜，陰子身上穿一套前露殿，月後露徽，怪綠喬紅的裙襖，在人前好似披荷葉老鼠，脚上穿着雙果外油，劉海笑城，城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尺二長，臉上搽着一面鉛粉，東一塊白，西一塊紅，好似青冬瓜一般，在人跟前，野蠻浪韻，做勢拿班。衙內未娶玉樓來時，他便逐日頓羹頓飯，殷勤扶持，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見衙內日逐和他床上睡，如膠似漆般打熱，把他不丟撒，揀這丫頭，就有些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醃熟了一盞好果仁，煎茶，雙丫用盤兒托來，到書房裏面，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定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兒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裏，睡得好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跟前，只顧叫，不覺說道：「老爺子，你黑夜做夜作，連這丫頭，大日，日打盹，睡起來，吃茶，一時衙內醒了，看

見是他，喝道：「怪磣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兒，便臉羞紅了，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才好意用心，大清早辰，送盞茶兒來，你吃，倒要喝我，當言醜是家中寶，可惹惹煩惱，我醜作當初瞎了眼，誰教你要我來家的，值我的那大精毯。」被衙內聽見，趕上儘力踢了兩靴腳。這玉簪兒走上，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也不搽臉，也不頓茶，造飯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的，無人處，一個屁股，就同在玉樓床上坐，玉樓亦不去理他，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慧，說：「你休提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與你係大小五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爹爹，你們日跟逐我行，用心做話，你若不聽，堵歌，老娘拿煤鐵子請你。」後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餓兒也不做，他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小慧，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餅，打發你爹吃罷，他又氣不憤，使誘誘氣，索家打活，在廚房內，打小鬘，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誰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你娘兒們占了罷，不虛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了那個娘，也沒會失口，叫我娘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個名道姓叫我，我是你手裏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甯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房中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裏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拆散開了一攤攪，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杖，打官舖，再不得嘗着俺爹那件東西兒，甚覺滋味兒，我這氣苦，正也沒聲處，訴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臊着些罷了，會那等大廝不道，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

識那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連套手戰。只是不敢聲言對衙內說。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晚夕衙內分付他廚下熱水拿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偏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洗澡。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借于飛之樂。心中正沒好氣。拿浴盆進來。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下一鍋滾水。口內喃喃的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刁鑽古怪。禁害老娘。無過也只是個浪精。沒三日不掣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尿了。甚辱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蹬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滾着鞋。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裏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他。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探住他的頭髮。拖跪在地下。輪起拐子。雨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有三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丫頭。意了。跪在地下。苦說：「爹。你休打我。我有句話兒和你說。」衙內罵：「賊奴才。你說。」有山坡羊爲證：

書爹行。停頓息怒。你細細兒聽奴分訴。當初你將八兩銀子。財禮錢。娶我當家理紀。管着些油鹽醬醋。你吃了飯吃茶。只在我手裏抹布。沒了俺娘。你也把我踉爲個署府。咱兩個同舖同床。何等的頭裏奴。按家伏業。纔把這活來做。誰承望你哄我。說不娶了。今日又起這個心。兒里來呵。把往日恩情弄的半星兒也無。叫了聲爹。你恁心毒。我如今不在你家了。情愿嫁上個姐夫。

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聽了。當

即時將夫人陶媽兒，推上船兒，送出門去。官銀手簿，交不在話下。正是

蛟虫遭扇打，只爲嘴傷人。

有詩爲證。

百禽啼後人皆喜，惟有鴛鴦事若何。

見者多嫌聞者唾，只爲人前口嘴多。

畢竟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盜賊劫財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寄往寒來春復秋。

陽夕西下水東流。

雖然富貴皆由命。

運去貧窮亦自由。

李進樞院須進步。

人逢得意早回頭。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滿堂兒上灶，不在話下。

却表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婿來家，交還了許多座帳妝奩，箱籠家火。二日一場，五日一場，鬧他娘張

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後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往張家舅門上罵。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車氣。染病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賊不過。兌出二百兩銀子交他。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舖做買賣。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在舖中彈琵琶。採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錢。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不托他。經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剋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撵出來。外邊居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先彥。綽號爲錢指甲。專一驪風賣雨。架說擊空。擱着人家本錢。就使他祖貫係沒洲脫空縣。拐帶村。無底鄉人氏。他父親叫做楊不成。母親白氏。他兄弟叫楊二風。他師父是螻蛄山。拖不洞火龍庵。禿禿道人。那里學的說。他渾家是沒驚着小姐。生吃說謊。死了。他詐人話。如捉影拉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這經濟同姨。又要出二百兩銀子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沒底兒簪篋。裝着些軟襖金槍錢兒。拿一張黑心鷓鴣驕。西白眼龍馬。跟着經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頭上。缺貨去。三里抹過濼州縣。五里來到脫空村。有日到于臨清。這臨清關上。是個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船隻聚會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這經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錢指甲楊大郎。領着遊娼樓。進酒店。每日睡。整宵蕩蕩。貨物到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館上。見了一個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俱全。問青春多少。鴉子說。一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正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十九一十八歲。一經濟一見。心目蕩然。

與了鴉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念。就要舉家去。鴉子開口要銀一百五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免了銀子。娶到來家。一路上抬着。楊大郎和經濟。趕着貨物車。走。一路上揚鞭走馬。那樣歡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陪作鸞鳳友。

他娘張氏。見經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個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經濟不免買棺服殮。念經做下。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這經濟墳上覆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到住着耳房。又各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舖子。家里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睬睬。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經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抬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吃醉又被金蓮所得。落後還與了他。收到如今。就把這根簪子。做假證見。把物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奸。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篋。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個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個詞。害口弊。不怕不教他兒子。雙子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取將來家。與馮金寶又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

經濟不來到好，此這一來，正是：

失曉人家逢五道，溟泆俄鬼撞鍾馗。

有詩爲證：

趕到嚴州訪玉人，人心難付是石沉。

候門一旦深如海，從此蕭郎落陷坑。

却說一日陳經濟打聽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舖子發賣零碎布疋，與他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五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綉絹，來到浙江浦江口，碼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個店主人陳二店內，夜間點上燈光，交陳二郎殺雞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營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略住數日，等我陳安拿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家姐，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期程就來。」楊大郎道：「哥只顧去，兄弟情，患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經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且取路運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個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光景，這陳經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絳絲尺頭，兩壘酒，陳安押差，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運到府衙內，前與門吏作揖道：「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爺衙內新娶娘子的親，蓋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

故意隨卽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拾進來。一面忙整衣寬道：「有請。」把陳經濟請入府衙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請二舅。」經濟道：「在下因在田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棗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拜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二舅來了。」玉樓道：「一二年不會回家。再行那個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鏡來家了。」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拿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容生孟鏡。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禮。」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伺侍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裝出來拜見。那經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里。沒曾看得。」還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沒有客來了。這衙內分付玉樓。管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經濟坐下。連忙還禮說道：「如夫尊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處。」敘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敘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經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簾篋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坟。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坟上燒紙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會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經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乞武松

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個頭八個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裏，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去問了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鬟放下桌兒，擺上酒來。盃盤餚品堆滿春盤，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經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這經濟用手接了，唱了諾，亦斟一盃回奉。婦人敝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當上酒過三巡，備添五道，被經濟來請去，說得入港。這經濟酒蓋着臉兒，當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去的幾句鄙言說人去，說道：「我兄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昔常一般，誰不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濁者濁，久而自見。」這經濟笑啼，同袖中取出一包雙兒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戲弄我起來。」就撒了酒席，往房裏去了。經濟見他不就，一面拾起香茶來，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嫌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呆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個小老婆，沒曾和我兩個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拿在手內說：「這個物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奸，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裏，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沒應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教你不要謊，到八字八鏡兒上和你答話。」

玉樓見他發話，拳的簪子，委的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裏恐怕攪的家人知道，須與盤作笑吟吟臉兒，走將出來，一把手拉經濟說道：「好姐夫，奴鬪你要子，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說：「你既有心，奴亦有意。」兩箇不由分說，摟着就親嘴。這陳經濟把舌頭，似蛇吃燕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裏，交他啞道：「你叫我聲親親的姐夫，纔算你有我之心。」婦人道：「且禁聲，只怕有人聽見。」經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箇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能約會，下你今晚在府牆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牆上擊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門子，打門裏出來，跟你上船去罷。」

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牆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得箇癡蠢之人，不如經濟，經濟便下得這箇鐵鑽着，如今燈籠李衙內，有前程，又是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干，這箇郎君，也早當倒運，就吐實話，漸機與他，到吃婆娘喫賺了，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難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經濟吃了幾盃酒，少頃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住那里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禮程與他。」婦人便說：「那裏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拘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夜至三更，在後牆相等，咱不好將計就計，把他當賊拏下，除

其後患如何。」衙內道：「這口封廝無端，自古無妻不丈夫，不是我夫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經濟不知機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庫衙後牆下，以咳嗽爲號，只聽牆內玉樓聲音，打牆上掠過一條索子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來。原來是庫內窖的二百兩贖詞銀子。這經濟縱待教陳安牽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裏閃出四五條漢，叫聲有賊了。當時把經濟連陳安都綁了，稟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裏去。明日問理。原來磁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對，系西臨濟府人氏。庠進士，極是個清廉剛正之人。次日早升堂，左右排兩行官首。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內呈稟賊情事，帶陳經濟上去說：「昨夜至三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經濟、陳安，鐵閘庫門鎖鑰偷出贖銀二百兩，越牆而過，被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經濟并陳安賊窩探掘，庫內當廳跪下，知府見年小清俊，便問：「這廝是那裏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堂，說做賊偷盜官庫贖銀數多，有何厚說？」那陳經濟只顧磕頭聲冤。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賊證明，白何不知起刑來。」徐知府卽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畜虫，不打下，不然這賊便要反轉。」當下兩邊皂隸把經濟陳安拖番大板，打將下堂。這陳經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誑兒，陷我至此，冤哉苦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纔打到十夜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當言人心似鉄，官法如爐，從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注意。」當下獄卒把經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

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下籠中探聽，聽得消息來，即便回報。這等事人假扮做犯人，和經濟晚間在一榻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刑憲，打屈官司。」經濟便說：「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替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把我當賊牽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大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跟廳，書報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聲名叫孟氏，必有緣故。」到次日升堂，官更兩旁侍立，這徐知府把陳經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斷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住試官，儘力敷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篋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運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拿他人罪，教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然如此公道何堪。」當廳把李通判教說，的滿面羞重，喪氣而不敢言。陳經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廳，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夫人便問：「相公每常退衙，歡天喜地，今日這般心中不快？」那李通判大喝一聲：「你女婿人家，曉得甚麼，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衆同僚官吏，儘力上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問：「甚麼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拿大板，氣殺我也，說道：「你當初爲甚這箇婦人來家，今是他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裝奩，金銀箱篋，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

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拿他。我道一字不知。反被正宅徐知府對衆數說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還不肯子何用。」即令左右兩點鼓。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又在後廳角門首掩泪潛聽。當下打了二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模樣。莫惹是非。令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願在父母跟前哭啼哀告。「甯把兒子打死在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裏。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上原籍。真定府家去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甯縣家裏攻書去了。

且表陳經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迤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說：「三日前往府前尋你去。說你監在牢中。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這經濟未信。同河下不見船隻。攛了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况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路找尋楊大郎。並無蹤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鸞鳴腐草中，
鴈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曉秋滋味。

有日經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經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黧黑，誠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虧到於何處。經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遵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宅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樞人郎這大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裏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會來家。」陳經濟又細問了一遭，並沒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扭南而北，自從經濟出門，兩個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拿着銀子錢，轉與他擱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瞞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裏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抽，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煮的醃肉，偷在房裏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經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識務饒，痞了，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腳，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的盜的東西，與鴿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判拿住巡更的了，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換兌了，誰要這命做甚麼？」這經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個腳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禍，便是這般，於是一把手揪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掩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下日甦醒過來，這經濟使婦娼的房裏睡去了，由着大姐在下邊房裏，嗚嗚咽咽，只

顧哭泣。元管兒倒到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晨，元管起來，推裏開不開，上房經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裏，使他了頭重，喜兒來叫大姐了。取木盆洗坐躡，只顧推不開。經濟罵道：「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蹶開門進去，把淫婦鬻毛都拔淨了。」喜兒打腮眼，直裏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裏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個戲耍子兒。」只見元管聽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姐的奔起來，蹶開房門，向前前卸下來，救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原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不知真性歸何處，疑在行雲秋水中。

陣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西門慶家中，報知月娘。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經濟娶姐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廝，了靈媳婦。七八日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經濟拿住，揪掙亂打，渾身離子眼兒，也不計數。姐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探出來，也打了箇臭死，把門廳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更懸裝飾，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大舅道：「姐姐許許時，咱家死了人，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的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了。庶免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投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管任知縣姓董，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為人正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二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爲惡婚欺凌，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

乞憐窮治，以存殘喘事。比有女婿陳經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是氏懼法，遂離出門。豈期經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泰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諛，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探去頭髮，渾身傷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若不具告，切思經濟特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施行

這崔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閑雅，欠身起來說道：「吳那氏起來，我替你看，也是箇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道了，你請回去，不必在這裏，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拿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的兩箇公人，一面白牌，行拘陳經濟，娼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經濟正在家裏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拿他，誠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睡在床上，聽見人拿他，誠的勢不知有無。陳經濟沒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娼的都拴到縣裏。左隣茫綱，右隣孫紀，保甲王寬兒，在知縣廳見拿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跪在上首。陳經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階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經濟上去說：「你是陳經濟。」又問：「那是馮金寶。」

那馮金寶道：「小的走馮金寶。」知縣閃開經濟：「你這賄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致方令上吊，有何理說？」經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為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脚，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經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箇？」喝令左右堂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拶了一拶，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次日委典史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經濟家，擡出屍首當場檢驗，身上都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經濟踢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填圖解繳，回報縣中。知縣大怒，總衣又打了經濟金寶十板，問陳經濟夫婦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經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篩中本錢，連大如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個逼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墮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項上見有繩痕，如何問他歐殺條律，人情莫非恚騙問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裏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一面把經濟提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賞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裏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經濟得了個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半個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的

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剝出個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正是：

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

有詩爲證：

風波平地起蕭牆。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溢藍橋應有言。三星樓且作參商。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王杏菴仗義調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

誰道人生運不通。吉凶禍福並肩行。

只因風月將身陷。未許人心直似針。

自課官途無枉屈。豈知天道不昭明。

早知成敗皆由命。信步而行暗黑中。

話說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剝出個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家火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剝落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免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

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房，這楊大郎慕地來家住着，不出來，聽見經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經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反問經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個月，誰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二風平昔是個刁徒，潑皮妻子，搥子，腕膊上紫肉橫生，胸前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之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經濟，就問他要人，那經濟慌忙，掙開手，跑回家來，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血流滿面，趕將經濟來罵道：「我查你娘眼，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裏放屁，吃我一頓好孝頭。」那陳經濟全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由着楊二風，牽爺娘罵父母，祭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聽見氣兒，又况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

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

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落後兩個丫頭，賣了一個車兒，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自，家火桌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入冷鋪內存身，花子見他是個富家勤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坑上睡，與他燒餅兒吃，有當夜的過來，教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刮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經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

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聲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雞叫。只見個病花子。倚在牆底下。恐怕死了。總甲付付他。看守着他。尋箇把草。教他烤。這經濟支持一夜。沒會睡。就擡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拘搭頭耍戲。誰從睡夢中就哭醒了。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經濟便道：「你衆位哥哥。聽我訴說一遍。」有粉蝶爲證。

九臘深冬。雪漫天。涼然冰凍。更搖天撼地。狂風凍得我體僵麻。心胆戰。實難捱。捱不過肚中饑。又難禁身上冷。住着這半邊天。端的是冷挨不過。淒涼要尋死路。百忙裏捨不的顏面。

(夢孩兒一煞) 不覺撞昏鐘。昏鐘人初定。是誰人叫我。原來是總甲張成。他那裏急急呼。我這裏連連應。趁今暫誰肯與我支更。也是我一時恍惚。他先遞與我幾個燒餅。

(二煞) 名承總甲憐咱冷。教我敲梆守守更。由着他調用。但得這濟心饒錢米。那裏管人貧下賤。一任教喝號提鈴。

(三煞) 坐一回脚手麻。立一回肚裏疼。冷撻餅乾。嚼無茶送。剛然未到三更後。下夜的兵牌叫點檢。歪踢差與了他四十文。方纔得買一個姑容。

(四煞) 到五更鷄打鳴。大街下人漸行。衆人各去都不等。只見病花子。倚在牆根下。教我煨着。他不暫停。得他口煖。氣兒心纔定。剛合眼一場幽夢。猛驚回哭到天明。

(五煞) 花子說你哭怎的。我從頭兒訴始終。我家祖根基兒。車說聲寬松。稿陳家誰不怕名。

姓多居仕宦中。我祖耶耶曾把誰鹽種。我父親專結交勢驥。生下我吃酒行兇。

(六煞) 先亡了打我的爹。後亡了我父親。我娘疼專隨縱。吃酒要錢般般買。酒肆裏高處處通。

所事兒都相稱。娶了親。就遭官事。丈人家躲重投輕。

(七煞) 我也曾在西門家做女婿。調風月。把丈母淫。錢場裏信着人。鎖狗洞。也曾黃金美玉當。

場賭。也曾馱米担柴往院裏供。毆打妻兒病。死了死了時。他家苦狀。使了許多錢。方得頭輕。

(八煞) 賣大房。買小房。贖小房。又倒騰。不思久遠。舍餘剩。饑寒苦惱。妾成病。死在房。發不許停。所有都乾淨。嘴頭饞。不離酒肉。沒攪汁。拆賣攻瑩。

(九煞) 撥不的輕。負不的重。做不的傭。務不的農。未曾幹事兒。先愁動。閑中無事。思量嘴。睡起須教日頭紅。狗性子生鐵般硬。惡盡了十親九眷。凍餓死。有那個憐憫。

(十煞) 討房錢。不住催。他料我也住不成。沙鍋破碗全無用。幾推趕出門兒外。凍骨湛皮無處存。不免冷舖將身奔。但得個時通運轉。我那共間忘不了恩人。

頻年困苦痛妻亡。身上無衣口絕糧。

馬死奴逃房又賣。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饌。暮宿莊園倚敗牆。

只有一條身後路 冷舖之中去打梆

却說陳經濟晚夕在冷舖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宜。字廷用。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爲人心慈。好仗義疎財。廣結交。樂施捨。專一濟貧拔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襲祖職爲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充爲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管。開着個解當舖兒。每日豐衣足食。閑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爲杏庵居士。一日杏菴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經濟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慌的杏菴還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得你。」這經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姓賣松橋。陳洪兒子。」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我賢姪。你怎的弄得這等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經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菴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往來。」經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擡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閑着沒有營運。」杏菴道：「賢姪。你如今在那裏居住。」經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菴道：「可憐。賢姪。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姪。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總角上學哩。一向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兒。」經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裏。一向也久不上門。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裏面。客位裏。令小廝放桌兒。擺出點心。吓飯來。教他儘力吃了一頓。

見他身上單穿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毡帽，又一雙毡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遞與他，分付說：「賢姪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穿，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拵着做下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強如在冷舖中學不出好人來，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裏老拙與你。」這陳經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姪知會。」拵着銀錢，出離了杏巷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麵店，以了其事，那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頓罐，在街上行使，吃巡邏的當土賊，拵到該坊筒級處，一頓挨打，使的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來嘴吃了，依舊坐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巷門首經過，杏巷正在門首，只見經濟走來磕頭，身上衣服都沒了，止戴着那毡帽，棉腳襪，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那陳經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姪，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拵不的帳，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強如乞食，免教人恥笑，有玷你父祖之名，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裏面，教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他一條衫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脚，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拵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強似這等討吃。」這經濟口雖答應，拵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數日，熟食肉麵，都在冷舖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要錢，又把白布衫褲都輸了，大正月裏，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牆底下，向日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扒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道：「賢姪，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瓜瓞如

何敢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個處去。又清閒。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經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裏。但安下身。小的情愿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馬頭上。有座宴公廟。那裏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清幽消灑。廟主任道上。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個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聖人。家應福也是好處。」經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個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經濟去了。這王老連忙開了裁縫來。就替經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次日經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裏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裏外換了新襯新褲。上蓋青絹道衣。下穿雲履。芭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罐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垂馬。騎了一匹驢兒。與經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個人擡了盒担。出城門。還往臨清馬頭宴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宴公廟。天色已晚。但是：

日影將沉。縹陰已轉。霞映水散。紅光落日。轉山生碧霧。綠楊影裏。時聞鳥雀歸林。紅香社中。每見牛羊入圈。正是溪邊漁父。投林去。野外牧童跨犢歸。

王老到了馬頭上。過了廣濟兩大橋。見無數舟船。停泊在河下。來到宴公廟前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翠柏。翠松森森。兩邊八字紅牆。正面三間。架戶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峻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間大殿。塑龍王。一二十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旗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

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經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敘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俗冗，拘羈，久失拜望。」敘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于懷，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經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子孫，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家，無處棲身，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奈因小道命蹇，下雖有兩三個徒弟，都不省事，沒一個成立的小道，當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杏菴道：「這個小的，不瞞尊師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胆兒又小，所事兒伶俐，堪可作一徒弟。」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道：「見在山門外，時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于是捧盃人捧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普酒一壺，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三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故遠勞，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經濟頭戴着金梁道髻，身穿青緞道衣，脚下雲履，海機腰繫絲絛，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走進來，向任道士

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多少青春。經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倒叩了他個法名，叫做陳宗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顯。便使叫陳宗美、王香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燈來，放桌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盞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雞蹄鴨魚蝦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發。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中，自有床鋪安歇一宿。到次日清晨，小童舀水淨面，梳洗灌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盞酒，喂飽頭口，與了捧盃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經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手送衣服鞋襪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經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經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山門上馬，離宴公廟回家去了。

經濟是此就在宴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鬚髯，能談善飲，只專迎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裏。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三關，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關上，都來廟裏，或求神福，或來祭恩，或討卦與筮，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饋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蒿蘆葦的。這任道士將常住裏，多餘錢糧，都令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鋪，賣將銀子來，積攢私錢。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個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個清紫年小徒弟，同鋪歇臥，日久絮繁，因見經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裏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

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後嫌經濟脚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睡不多。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經濟推睡。着不理他。（以下刪去六十九字。）心內暗道：「這廝合敗。他討得十分便益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也來報伙。與他個甜兒頭。且教他在我手內納些敗缺。」一面故意聲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攔住他口。說：「好兄弟。禁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經濟道：「你既要拘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也依你。」經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往那裏去。你休噴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個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個顛來倒去。聲狂了半夜。這陳經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邊海誓。淫聲豔語。搗吮嚙品。把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兩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鋪歇臥。

一日兩。兩日三。忽一日。任道士師徒三個。都往人家應福做好事去。任道士留下他看家。徑智賺他。王老居士只說他老實。看老實不老實。臨出分付門：「你在家好看着。那後面養的一羣雞。說道：是鳳凰。我不久功成。行滿。騎他上昇。朝恭玉帝。那房內做的幾缸。都是毒藥汁。若是徒弟壞了事。我也不打他。只與他這毒藥汁吃了。直教他立化。你須用心看守。我午齋回來。帶點心與你吃。」說畢。師徒去了。這經濟闖上門笑道：「豈可。我這事兒不知道。那房內幾缸黃米酒。哄我是甚毒藥汁。那後邊養的幾隻雞。說是鳳凰。要騎他上昇。」于是揀肥的宰了一隻。退的淨淨。煮在鍋裏。把缸內酒。用鏝子舀出來。火上篩熟了。撕雞肉。蘸着蒜醋。吃了個

不亦樂乎。還說了四句黃銅鑼。香清酒。烟籠皓月。白芬雜醜。霹靂風捲殘雲。止吃着。只聽師父任道士外邊叫門。這經濟連忙收拾了傢伙。走出來開門。任道士見他臉紅。問他怎的來。這經濟徑低頭不言語。師父問：「你怎的不言語。」經濟道：「告稟師父得知。師父去後。後邊那鳳凰不知怎的飛了去一隻。教我慌了。上房尋了半日。沒有怕師父來家打待要拿刀子抹。恐怕疼。待要上吊。恐怕妨了繩子。跌着待要投井。又怕井眼小掛牌子。算計的沒處去了。把師父缸內的毒藥汁。倒了兩碗來吃了。」師父便問：「你吃下去。覺怎樣的。」經濟道：「吃下去。半日不死不活的。倒像醉了的一般。」任道士聽言。師徒們都笑了。說：「還是他老實。」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以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正是：

一日賣不得一担真。一日賣了三担假。

這陳經濟因此常拿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說：「馮金寶兒他搗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店上趕趁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拿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還往馬頭大酒店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

五百載冤家來聚會。數年前姻眷又相逢。

有詩爲證：

人生莫惜金縷衣。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裏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崗，前臨官河，極是人烟熱鬧去處。舟船往來之所，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窗，翠簾櫺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盃擊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喙吟嘯，翻瑞雪一河烟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楫，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經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裏坐下，烏木春檯，紅漆凳子，便叫店小二，連忙打抹了春檯，拿一付繩筋，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擎着個酥罐兒，見了經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簇地兩行淚下，正是：

數聲嬌語如鶯囀，一串珍珠落線頭。

經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裏來，不見你。」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不久着了驚風，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兒家做粉頭，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裏開錢鋪，要見你一見，不期你今日在此樓上吃酒，曾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經濟便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說道：「我的姐姐，你休煩惱，我如今又好了，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了這宴公廟，一向出家做了道士，師父甚是重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問道：「你如今在那裏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家店劉二那裏，有百十間房子，四外衙衛窠子，妓女都在

那裏安下，白日裏便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個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盞酒上樓，幸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個曲兒，與經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泪，三盃別酒，別酒三盃，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徘徊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個房兒。這陳經濟一向不會近婦女，久渴的人，合得遇金寶，盡力盤桓，尤雲嬈雨，未肯即休。（下）（下）（下）須臾事畢，各整衣衫。經濟見天色晚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囑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裏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經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正是：

盼穿秋水因錢鈔，哭損花容爲鄧通。

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酒家店雲娥爲媽

花開不擇貧家地，月照山河到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萬事還教天養人。

癡聲痞癡家家富，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算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陳經濟自從陳三兒引到謝家大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拘搭上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和相會。或一日經濟廟中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歸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經濟只說在米舖和夥計暢飲。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又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也抵盡出大半，花費了不知覺。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錢，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經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着碗來大小拳頭，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裏。慌的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個閨兒裏便是。」這劉二大叔步上樓來，經濟並與金寶在閨兒裏面，兩個飲酒，做一處快活，只把房門關閉，外邊廝子掛着破劉二一把上，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諷的陳經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脚把門踹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個月房錢，却躲在這裏，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摟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階沿下，磕破血流滿地，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經濟在裏面，走向前把

桌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經濟便道：「阿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我合你道士林林，喚『千採過頭長髮』，按在地下，拳腳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入謝三郎，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誤言沖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曉他去罷。』」這劉二那裏依從，儘力把經濟打了發昏章第十一。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鎖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裏去。原來守備勸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裏拏了經濟，往道士廟中，還尙不知，只說他晚夕米舖中，上宿未回。

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經濟金寶，顧頭口騎上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遞了本與兩個管事，張勝李安，看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於公廟道士一名陳經濟，娼婦鄭金寶，聚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廟上勸捐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景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經濟道：「身邊銀錢倒有，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掠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故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聚軍牢拏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道：「他一個錢兒不拏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關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聚軍牢不一時，推擁他到跟前跪下，問：「你是任道上第幾個徒弟？」經濟道：「第三個徒弟。」又問：「你今年都大年紀。」經濟道：「廿四歲了。」張勝道：「你這等年少，只該在廟中做道士，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喧嚷，你把俺老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不拏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分付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

在頭一起。眼看這狗男女道上，就是個俊的，只許你白娶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甚麼也帶方汁中兒搯嘴等點刑時，着實加力拶打這廝。」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玉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驥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熟，不趁些衣服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拶子，若喜，怕只恁放出來也不止。」旁邊那個牢子說：「你再把我一錢銀子，等若拶你，待我饒你兩個大指頭。」李安分付：「你帶他這些伺候，老爺將次出廳。」不一時，只見裏面雲霧響，守備升廳，兩邊僚樣車牢，列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繳壁，紫紱穿圍，當廳額掛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勸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諫，廉頗爲旁插令旗，兩回軍牢沉重，僚樣威儀，執大棍，授事立階前，挾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歸臣，最是滿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硃，守備喜似席上之珍，過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正做了夫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個養娘，抱姪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個小丫，髮伏侍，一箇名喚寧花，一箇名喚蘭花，又有兩個身邊，寵彈唱的如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個丫，髮，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比的小衙內，只要張勝懷中，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廳，在旁邊觀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正叫上陳經濟，并婦婦鄭金

寶兒去守備看了呈狀，又見經濟面上帶傷，說道：「你這廝是個道士，守那清規，如何宿娼飲酒，騷擾我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拿去打二十棍，打了皮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抄一抄，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車半回前，纔待扯翻經濟，攤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打時，可要作怪，張勝抱着小衙門，正在廳前，見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門看見，走過來打經濟，在懷裏搗不住，撲着要經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走過來，亦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面前，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聽上發放事，打那公公，陳道士姓陳，他就撲着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不覺移蓮步，歎聲潤漉，走到狀屏後面，探頭觀觀，瞧下打的那人，軟骨撲撲，倒像個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呼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供狀上，年廿四歲，俗名叫陳經濟。」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經濟，毆打到下場，一邊罵着娼的，罵過後，從夫人有話，分付牢子把棍且擱住，你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分付牢子，都與我放了，娼的便歸院去了，守備悄悄使張勝叫一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口中不言，心內暗道：「細美眼前瘡，安上心頭肉，眼肉瘡不去，心頭肉如何安得？」于是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庶幾也不會道。」這陳經濟打了十棍，再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唱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獅子打得臭死，連老守

備麻裏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車來，掣你去，尋開道度牒，還官。這任道士聽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一來婆都捨了，解到身體，胖大，因打回餐，肉又沒了，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疾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經濟來到左邊隣人說：「你還敢願裏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般，得了口重氣，昨夜三更，破死了。」這經濟聽了，誠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

鹿隨鄭相應難辦，蝶化莊周未可知。

話分兩頭，却把春梅一見經濟，方得留他，忽然心上想起一件事來，還使出張勝來，教經濟且去罷，歸房中，搗了冠兒，脫了絛服，倒在床上一面捫心，搗被，聲疼叫喚起來。諛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行好好的，怎的來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們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備在床上，叫一番也慌了，扯着他，問道：「你心裏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那個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不剛纔兒我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這守備無計奈何，自出外邊，麻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那兩個，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却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起來。我會教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廝們，却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教他去着，小的纔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們哩。」這春梅睜圓星眼，挑起雙眉，叫守備道：「我自心中不好，下他的苦事，那時他不安。」

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崇他些時。等我慢慢招認他。」這守備纔不麻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只歷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脈。說老夫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水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們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吃着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去了。大丫鬚月桂拏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拏過來。匹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拏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裏有甚麼。」教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奶教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拏藥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子裏有甚麼。拿這來灌我。教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日沒曾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廚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梗小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象牙快兒。熱烘烘拿到房中。春梅躺在床上面朝裏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翻身。方纔請他：「有個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且起來吃些個有神些。」那春梅一估碌。扒起來。教妹子拏過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妹子接住了。就大咳喝起來。同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分付妹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把與他四個嘴巴。」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却吃些甚麼兒。却不餓着你。」春梅道：「你殺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叫過小丫鬚蘭花兒來。分付道：「我

心內想些雞尖湯兒吃。你去廚房內對着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雞尖湯兒與我吃口兒，教他多着些最並做的，一般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媽媽教你做雞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尖湯，是雞鷄肺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別中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葱，花茺菜酸笋油醬之類，搗成清湯，盛了兩碗兒，用紅漆蓋兒，熱騰騰，蘭花拿到房中，春梅掩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麼湯，清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教我吃，平白教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連忙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重新坐鍋，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教蘭花拿到房裏來，春梅又嫌恠鹹了，拏起來照地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慣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教他討分曉哩。」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擻起人來。」不想蘭花回到房裏，告春梅說：「這春梅不識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剔鬢，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差娘了，三四個燈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踩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採舉的我這般大，我實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慣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糖淡，就是苦丁子鹹，你倒還對着了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抖擻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旋剝褪去衣裳，打三十六棍，兩邊

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跟前不敢言語。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大奶奶分付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裳，他爺爺上而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抬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丟他衣服打說道：「那個攔我，我把孩子先抽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了。」于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備慌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整身領出去辦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裏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那老爺也做得主兒，見他有孩子，須也依隨他。正景下邊孫二娘，不讓他幾分，常常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個好頭腦我去，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教我送你送在娼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個單夫獨妻，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住一個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媽：「你這娼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裏嫁人，情愿尋個單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道：「我那邊

下着。一個山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個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景，沒人扶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個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鍋頭灶肚，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家只與三十兩銀子，好倒保與他罷。」張媽媽道：「有箱籠沒有？」薛嫂道：「正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教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看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叫人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與娟姐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遙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了酒家店，那裏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菓子衙衙娼的。這雪娥一領進入一個門戶，半間房子裏面，打着土炕，炕上坐着個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個十七八頂老丫頭，打着盤頭，撻頭，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套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個水客，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個名兒，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拏斷籬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伴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整器學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裳，妝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歡笑。后日

嘲人正是：

遺跡堪入時人眼，
不買胭脂畫丹青。

有詩爲證：

窮途無奔更無投，
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處散，
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往河下買幾十石酒麴。宅中造酒。這酒家店坐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裏，安排酒肴，盃盤，各樣時新果品，好酒活魚，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近前跪下，「稟問二叔，下邊叫那幾個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王兒，四個上來，伏侍你張姐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咿笑聲兒，一般兒四個唱的，頂老打扮得如花似朵，都穿着輕紗軟箱衣裳，上的樓來，望下一面花枝招颯，繡帶飄飄，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個粉頭，可要煞怪，到像老爺宅裏小奶奶打發出來，廚下做飯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裏，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問劉二，「那個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裏王兒金兒，這個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王老姐兒，我認得這潘家王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老爺宅裏雪姑娘麼？怎生到于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簇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攔瞞，把

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裏供筵習唱，接客迎人。」這張勝不肯見他生的好，纔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慙勸酒，兩個說得人港。雪娥和金兒，不免爭過琵琶來，唱了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名曰塊金。

前生想着少欠下他相思債，中途洋却結不住同心帶。說着教我泪潸潸，悶來愁似海。萬誓下盟到，今何在，不良才，怎生消磨了，我許多時恩愛。

當下唱畢，彼此穿盃換盞，倚窗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一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個晚夕，留在園兒裏，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邊風月，耳畔山盟，和張勝儘力般，如魚似水，百般難述。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綉了，又早安排酒肴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饗食一頓，取出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酒，作當跟隨，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劉二：「好生看顧他，休教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各窠窩刮剗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來來，有詩爲證：

豈料當年縱意爲，貪淫倚勢把心欺。

禍不詩人人自取，色不迷人人自迷。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假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

格言：有福莫享盡，福甚身貧窮。

有勢莫倚盡，勢盡冤相逢。

福宜常自惜，勢宜常自恭。

人間勢與福，有始多無終。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爲娼，不題。

話分兩頭，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經濟一狀到官，大家人來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鐵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繡春與了王姑子，做了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惹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妹子如意兒，要他引着老哥兒，在他屋裏重要吃東西，來興兒又打酒和妹子吃。兩箇嘲戲勾來去，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險江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一件銀壽字兒，一件梳背兒，揀了箇好日子，就與了來興兒完房，做了媳婦子。白日上灶，看哥兒後邊扶侍，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裏睡去。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二妗子，并三個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裏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吳大妗、二妗子，三個姑子，同在一處睡。聽宣卷，到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後邊灶上看茶，由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裏，只見玳安

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干脚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那屋裏師父宣了這一日卷，要茶吃，且在這裏做甚麼哩。」那小玉道：「中秋兒灶上我教他頓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過了兩日，大娘子二娘子三個女，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與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教來與兒搬到來昭屋裏，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做了一身裝新衣服，盜了一頂新網新帽，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張了一頂髮髻，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兩套假娟顏色衣服，擇日完房，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裏還進來，在房中答應月娘，只晚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歡去。這丫頭揀好東西，怎麼不拏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竄，處家不正，奴婢抱怨。

却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做了媳婦兒，與了他一間房住，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間房住。一日在假當舖，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傅夥計同玳安尋出來，放在舖子大櫥櫃內的，不提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裏，開坊子的武官脚家，有兩個私窠子，一個叫薛存兒，一個叫伴兒，在那裏歇了兩夜。王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蹙着金頭面，掀着銀挺子，打酒與鴉兒買東西，歡與上番，就把他截在屋裏，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拏了，也是言當有事，不想吳典思新降巡檢，騎着馬頭裏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開拏的甚麼人，士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房帶出來，瓦子裏宿

姐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拿到巡檢廳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捧平安兒到根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小的西門慶家的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她家人。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裏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權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拿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只是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教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欲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出來頭面。趁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並不敢說。」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肯認。喚令左右。與我拿來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棍起來。夾的小廝。猶如殺豬。叫道：「爺休夾的小。放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假當鋪。常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十歲。倒把房裏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慣。纔偷出假當鋪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奸。纔先把丫頭與他配了妻室。你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平安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拶起來。」左右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說：「委的俺大娘與平安兒有奸。先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

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檢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

那日却說解當舖櫥櫃裏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誠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舖子裏看，你這邊吃飯，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裏，如何不見了？」一地裏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傅夥計插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傅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兩個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鉤子值七八十兩銀子。」傅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鬧。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鉤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傅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檢拿在監裏，還不教人快認贖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教傅夥計領贖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賴。教人家人在門前放屁，付夥計拿狀子到巡檢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老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叫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了半日，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裏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裏中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證。你這慾狗骨頭，還敢來賊。」倒吃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來，說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

分開八地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

慌的手腳麻木。見那討頭商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銀兩，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哄着我兩頭面來走。今日哄我去領贖，明日等領頭面，端的在那裏，這等不合理。」那傅影計陪下，拖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略寬容兩日，就有頭面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教他尋人情，對吳典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讎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個兒也怎的。」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個路兒，甯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箱兒，領着一個小丫，趕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裏去，怎的一向不來，俺這裏走走。」薛嫂道：「你老人家，利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裏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月娘道：「你看媽子撒風，你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到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做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景三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個妹子，四個丫頭，扶侍。又是兩個房裏，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他，倘棍兒，老爺敢做的丫兒，白恁還恐怕氣了我。那日不知因甚，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掃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如

今孫二娘房裏，使着個荷花了髮，他手那倒使着四五個，又是兩個妹子，還言人少，二娘又不敢言語，成日奶奶長，奶奶短，只哄着他。前日對我說：「老薛，你替我尋個小丫頭來，我使。」嫌那小丫頭不會做生活，不會上灶，他屋裏事情冗雜，今日我還睡哩。大清早晨，又早使牢子叫了我兩遍，教我快往宅裏去，問我要兩副大宰，重夾子，鈿兒，又要一付九鳳鈿銀根兒，一個鳳口裏，啣一串珠兒，下邊墜着青紅寶石，金牌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裏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嗎？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我如今就送這丫頭去。」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拿鈿兒。」一面讓薛娘到後邊明間內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果然做的好樣範，約四指寬，通掩過髮髻來，金翠掩映，翡翠重疊，背面貼金，那九級鈿，每個鳳口內，啣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薛嫂道：「咱這付鈿兒，做着木錢三兩五錢銀子，那付重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正說着，只見玳安兒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來在前邊，嚷哩，等不的領贖，頭到幾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個去處理會哩。」傅二叔心裏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舖人家當的一付金頭面，一個鍍金鈞子，走在城外坊子裏，養老婆，被吳巡檢拏住，監在監裏，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檢又勸捐刁難，不容俺家領贖，打夥計，將來要錢，白尋不出個頭腦來，如何是好？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你這等苦，倒教吳巡檢，教着這人，拿付高檢司，莫說一付頭面，就十付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

「周守備他是武職官，他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道，如今朝廷高懸賞牌，叫周守備好不管的事情，寬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裏打卯遞平本。又河東水西，捉拿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裏。」司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致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周巡檢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怎中使，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慚惶，我到下意不去，你教人寫了帖兒，不吃茶罷。」等我到府裏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烹茶與薛嫂吃。薛嫂道：「這咱晚了，不吃罷，你只教大官兒寫了帖兒，我拏了去罷。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在我身上哩。」月娘道：「我曉的你也出來這下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即便放桌兒，端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丫頭，兩商點心吃。月娘問了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下一時，耿安兒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轉轉抹角，避到守備府中，春梅還在燈床炕上睡，還沒起來哩。只見大丫鬚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裏面腮擦開了，日色照的紗櫥十分明亮。薛嫂進去，說道：「奶奶這裏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薛嫂道：「我心裏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我翠雲子，和九娘鈿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鈿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舖子裏，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對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撇還安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鬚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裏的？」薛嫂

兒道：「奶媽說說了這幾句，說荷花只做的長，我替他替個小孩，這些針線，我替他領了這回孩子來了，到這鄉裏，大人說：「孩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兒兒，只好教他讀書，教他說話。」你亦教他，替個孩兒，親常教他，這鄉裏孩子，吃他些，他教他，替個小孩，領了兩回鄉子，來了，一週十一歲，那一週十二歲了，一週十三歲，一週十四歲，兩週且是不差，都學五兩銀子，這鄉子就往外，等著要銀子，我說且留他住一日，兒試試，兒嘗嘗，應不曾教他，回日來，領銀子罷，他活留下兩一夜，子，倒不知好歹，與了他些肉湯子，泡飯吃了，到第三日天明，只見了頭們，亂起來，這鄉子，亂的甚，原鄉生金，帶了被窩，那活實，活的鄉子，把這不動，把我又是那氣，又是那巧，那鄉子，原鄉生金，回回的去，一週，「這丫頭，學多少銀子。」薛嫂道：「要不多，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春梅道：「你這丫頭，房裏去，明日兌銀子，與他罷。」又叫月桂：「拿大索，自有金華酒，向來，原鄉生金，吃湯菜，再買些，心裏上一套子，與他吃。」又說：「大索，賣些，酒，酒。」薛嫂道：「桂姐，且不要，薛嫂，我奶奶，說了，薛嫂，在那裏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薛嫂，我說，在這裏，吃湯菜。」薛嫂道：「一週，大娘，那鄉子，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替着我好不哭哩，說不安兒，小廝，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鈎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拿在巡檢司，抄打這裏，人家，要面，亂，使傳影計，領賊，那吳巡檢，替日是，這鄉子，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今日一旦，反向無恩，夾打一頓，這人，又不肯，這鄉子，要領賊，要領賊，准把，抄打，打門，這鄉子的夥計，不好了，替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上，這鄉子，人，不知，咱家，這鄉子的，着這巡檢司，可憐見，眼兒，無

烈的，教他一個男爺，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人嫌不棄，拜謝作人客。」春梅道：「有這話兒，沒官不打，官作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拿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話兒，此。」向袖中取出這春梅看了，頓子就放在廳戶簷上，不一時，耗靈肉拿上四樣下飯菜蔬。月桂拏大銀鐘，滿滿斟了一鍾，遞與薛嫂兒。薛嫂道：「我的奶奶，我原推肉了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貴差些兒，那門你爺，誰了，這個你倒推不的好歹，與我睡，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奉了，點心與我，打了底兒。」春梅道：「這老媽子，單管說說，你纔說在那裏吃了來，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個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拏點心與你吃，俺奶奶又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吃了，被他灌了一鍾，覺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咳嗽，圓常兒，又斟海菜斟滿一鍾，教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好姨，人家我却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菜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擲兒跪在地下，春梅道：「也罷，你拏過那餅，與他吃了，教他吃好酒。」月桂道：「薛媽媽，誰似我，疼疼你，留下這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拏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別的春梅都教他，袖在袖子裏，到家，猶與你，家老頭子，吃。薛嫂兒吃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鷄，都用草紙包，布子，賊塞在袖內，海菜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去，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免了頭銀子，與你。」又使海菜，問孫二娘，云回來，說了頭留下罷，教大娘，與他銀子，臨出門拜辭。春梅分付：「媽媽，休推聲裝。」

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個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個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親。」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朶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

話休體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牌兒馬藍旄作隊，又梨棧隨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已斟了兩盞酒。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棠茶吃了，將出巡回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桌兒，又飯罷。掌上燭，安排盃酒，開前邊設棗事。一面取過薛嫂子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廝平安兒偷了兩面，被吳巡檢拿住監禁，不容領贖。只拷打小廝，學扯誣賴。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堂等事。」守備看了，道：「此事正是我衙門裏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廝，這等可惡。我明出牌，連他都是要發落。」又說：「我問得這吳巡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個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見是這等說，你替他明日處置罷。」宿晚景過，次日旋發吳月娘家，請了一紙狀，當廳出了個大花批文，用一個封套裝了，上面批由山東守禦廳爲失察事，御巡檢司官，渾人解繳，有差處候張勝李安，道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香了酒飯，每與了一兩銀子，鞋腳錢，薄禮計家中，跪倒了吳月娘，高到巡檢司。吳家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衙門處巡檢中人來打點，在夜裏與幾文，家中府堂，見守禦廳中兩個公人到了，祭出批文來，與他見府堂上，綠紙筆標着御巡檢司官，渾人解繳，解出見了兩員氏，成了書，成了。當下晚裏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每人上共，到了守禦廳，寫了半日，詩約守備升堂，兩員氏守門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檢公文書，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一紙批

是我這衙門裏，這行下，原前來我這裏發落，只顧催捕監，顯有情弊。」那吳巡檢稟道：「小官新在微文書，原具一箱筆下，不料發覺的刑到了。」守備嘆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我次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門，這管河頭職掌，聞赦已明，你如何拿了起件，不行申解，要將刑杖打犯人，認罪無辜，顯有情弊。」那吳巡檢聽了，摘去冠帽，在階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官奉命，你這狗官，且聽你這遭，下次再有犯，定行參究。」一面把平安捉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是你怎如此，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將贖物封貯，教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道，還差張縣，拿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吳月娘打發張縣，領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裏，回了守備，奉梅話，那吳巡檢乾斃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聽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傅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舖具，是較本錢，賄討，再不假當，出銀子去了。正是：教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舖子，日逐轉得來家中，慙慙此事，表還不題。

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裏小奶奶怪我。」月娘道：「天不使容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上飯，宰了一只鮮豬，一壘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請春梅，玳安穿着青絹褶，摺兒，用描金匣兒，盛着禮帖兒，送到裏邊，見春梅，薛嫂領着到後堂，春梅出來，戴了金梁冠兒，金釵梳，鳳翎，上穿繡褲，下着錦裙，左右丫鬟，娘侍奉，玳安兒，扒倒地下。

磕頭。春梅分付放桌兒擺茶，與玳安吃。說道：「沒上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一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麼些小微禮兒，與爺奶奶賞人便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愛，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豬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揀盒入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不好要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請起頭去，有了絹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裏，哥兒生日，我往家裏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雲小的到家，就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押盒擔來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守備只受了豬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春梅姐讓到後邊，管管茶，吃開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揀盒入二錢銀子，多頂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拿了下飯豬酒，揀個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日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來家裏走走，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綠着錦繡，戴着金梁，戴兒出浴的盆，臉大了，手了好少，丫頭妹子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的對我說。」月娘道：「到那日，叫這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我走家了。」自此周家交往不絕，正是：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有詩爲證：

得失榮枯命裏該，皆因年月日時裁。

胸中有志應須至，囊裏無財莫論才。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大回 春梅遊玩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誇淫濟

裏虛外實置張羅，待客酬人使用多。

馬死奴逃難安生，豪債樓倒罷笙歌。

租田稅店歸業主，玩好盈珠托賣婆。

欲向富家權借用，當人開口奈差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菜，一盃白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二者是守備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贈一箇三錢，這守備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着：

重承厚禮，深感，即刻合具菲酌，奉酬。

賤儀仰在

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下書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妝次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醜，兒奉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珂瓊禁步，束着金帶，脚下大紅繡花白綾高底鞋兒，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輪衣，軍牢執藤棍，喂道：「家人伴當，跟着衣匣，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着大轎。」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兩個唱的女兒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娘亦盛妝縮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耳邊二珠環子，金邊領兒，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織金拖泥裙，脚下穿玉色段高底鞋兒，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擡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到於廳上，敍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月娘連忙答禮相見，沒口說道：「向日有累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麼，這些薄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姥姥過去，家官府不一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賞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月娘道：「日一定去。」兩個敍畢禮，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大妗子道：「姐姐，你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

和大娘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鬟。都來恭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老母兒。哭月娘道：「小大爺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謝謝姐姐。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老母兒紅個下如意兒身來。把與春梅唱。春月娘道：「好小廝。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掏出一方錦手帕。一付金八吉祥兒。教替他攔帽兒上戴。月娘道：「又教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與兒做了媳婦兒了。來與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一面了盞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姐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春梅來後邊。西門慶裏面。又是點起燈燭。擺下桌前茶。春梅燒了紙。落了幾點眼淚。然後周圍設放兩層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桌。兩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異樣甜良。爽口菜蔬。奇果。品饌。金饌。象牙筋。雪鏡。碧兒。冰晶。芽茶。月娘和大娘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裏換衣裳。脫了下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綠氈地氈。妝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裏走走。」春梅道：「若不是也帶他來。與他磕頭。他爺說人氣寒冷。怕風。冒着他。他又不肯在房裏。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走。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着他。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愛了。也是你帶上的福。說他孫二娘。還百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裏姐兒。」春梅道：「

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裏。」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裏得工夫在家。多在院裏。如今門外好不盜賊生發。朝拜勸善堂。又教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捉拿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哩。」鶯鶯道：「小玉拿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道：「姥姥。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月娘道：「我這娘兒。山子下。那兒有花園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沒人收拾他。如今丟搭的破零二落。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這園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教小玉拿花園門。山子園。開了門。月娘人。給予陪春梅衆人。到裏面遊看了半日。

垣牆歎損。空樹歪斜。雨澆畫壁長苔。苔滿山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遺場廢不聞咳嗽。不聞風。被
滄溟已無樞柱。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隊。狐獾當陣。風雲亭。黃泉往來。敲春園。年年
人不到也。知盡日存雲來。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幾頂草壞椅被褥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上的藥。幾時。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還堆着藥料。下邊他娘房裏。止有兩座野榻。床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裏。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賸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有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賸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床。賸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這見大姐死了。對你老人家說。把床還擡回來家了。」月娘道：「那末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歸山。是絲都使。

眉不畫。」王劉兒道：「奶奶分付小的兩個都唱。」月娘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奶吃，你們慢唱。」小玉在旁連忙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琴，一個琵琶，唱道：

冤家爲你幾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由，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鄉嬌兒，遞上一盞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盞。」兩家於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滅風流，鵲喚鴛鴦前不行休，死聲活氣沒來由，天倒惹的情痴逗助的，淒涼兩淚流，從他丟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說：「姥姥你也教大娘子吃盃兒。」月娘道：「大娘子吃不的，教他爹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娘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揚爇，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悴減溫柔，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纏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丟。

當下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盞，教小玉吃，月娘道：「姐姐他吃不的。」春梅道：「姥姥只吃兩鍾兒，我那咱在家裏沒和他吃。」于是斟上，教小玉也吃了一盞，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開愁，病枕香衾睡不休，誰道愛詞猶眉目，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

你兩無休。誰想你幾年把我丟。

看官感說：當時春梅爲甚，教妓女唱比詞，一向心中牽掛陳經濟在外，不得消會，情種愈高，說有甚感，被於心，又見他兩個唱的好，口兒甜，豈妨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歡喜，得家人周仁，近前來，拿出兩包兒，賞錢，每人二錢銀子，兩個妓女，放下樂器，插燭，口似磕頭，謝了賞賜，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天輪，家人媳婦都坐上小橋，前後打着四個燈籠，平空喝道而去，正是：

時來頭銀有光輝，
運去黃金無黯色。

有詩爲證。

點絳脣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鸞簫。

堂前高把湖簾捲，
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經濟，不知流落在何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將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向尋你，尋你奶奶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鈎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覓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

話分兩頭，單表陳經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安公廟，聽見人說你師父任道士，因爲你宿娼，壞

事被人打了，學在守備府去，查賭房中箱籠東西銀兩沒了，一日車氣半夜就死了。你還敢進廟中去，聚賭弟就打死你。這經濟害怕，不敢回廟來，又沒臉兒見香塵王老，自且裏面畫行油飛，夜裏開賭，招人冷舖中存身。一日也是當有事，經濟正在街上踏立，只見後街楊大郎，頭戴官帽，身穿白綾褲子，玄黃長襪，沉香色襪口，亮素琴鞋，騎着一疋騾兒，急急馳趕，一箇小廝跟隨，裏面行箱，一箇家經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把咽喉抓住，說道：「楊大郎，一同不來，這兩箇同做賊，又是下江販布，鑽在清江浦泊着，我在賊州府探報，吃大陷害，打了一場官司，你就不等我把我平陪貨物，偷影中的，不來去問，我好意往你家問，又吃你兄弟楊三風，祭酒，這賊飯頭趕着打我，家問要今日弄的我，一箇如洗，你是官插搥交用。」那楊大郎見了經濟這吃，伴得而笑說：「如今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賊不死，賊在子那裏討平陪貨物，劫了你的麥子，你平陪我，我這賊一頓好馬鞭子。」那經濟說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不然咱們去了。」楊大郎道：「我不放，跪下贖，同他身上，也抽了幾鞭子，喝令小廝，與他場了這少死的，丟了去，那小廝使力，把經濟掙了，交與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脚，踢好的經濟怪叫，須臾回了一許多人，旁裏閃出一個人來，青高頭帽子，勒着腰，倒掛着，復白布冠子，帶着兩條腿，歇着蒲鞋，三箇阿婆，帶着白布簪子，面上紫肉，攪生手，攪着，楊大郎，把楊大郎說：「你此可好，好不重地，他年少這般貧寒，你只顧打他窮的，自古道：『不打笑面，他又不會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道：『平也，有同燈，同火。』」楊大郎說：「你不知，這賴性，得了他，上帶官，量他，他窮，嘴裏，有平陪貨物。」

「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棍徒人家，產得天生，做家，開下就這般有錢。他見我肯有銀子與他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捨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經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騎子揚長去了。經濟地下，扒起來，揉眼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時的套套舖內和他一舖的。上作頭兒飛大鬼侯林兒，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請月長老那裏做工，起蓋面殿，因一隻手拉着經濟說道：「兄弟，你這着不是我，好幾句言語謾罵他，他官學這五錢銀子，見你，他到這兒，他肯不肯範時，好不好吃些，這好參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酒店，家小酒店內，舉頭上坐下，斟酒，酒至四盞下飯，兩次套酒來，不一時，量酒打撲，參頭，下小茶下飯，自到四盞，酒大榮，當時果提酒，不用小盞，祭大盞，擲下，自問經濟道：「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真是溫酒，或是白家飯。」經濟道：「我吃麵，一頭與擲上兩三碗，酒，上，你兄弟只吃一碗，經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經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裏睡一晚，明日我送你到南水月寺，晚月長老那裏修蓋面殿，拜師，那侯林兒，你帶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裏，不要你領酒，只帶幾個工兒，就是了，也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領着，一間廬子，晚夕唱兩個戲，還要歡喜，打發唱的人吃，問你，把這廬子家都交與你，好不好，強如你在那套舖中替花子，搖鈴打榔子，這倒這官樣麼。」經濟道：「若是帶着這般下頭兒，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道工程做的來遠不長遠。」侯林兒道：「辦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裏，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歡談，談一談，三分半銀子，經濟要拿銀子，舉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

教作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家楨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經濟肩背，回到坊子裏，兩個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輕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達，親漢子親爺，口裏無般不叫將出來，到天明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皮子，裏面燒着爐柴，也買下許多碎鹽家活，早晨上工叫了名字，衆人看見經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侯林兒兄弟，都亂譁戲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字？」陳經濟道：「我叫陳經濟。」那人道：「陳經濟，可不由着你就搗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厚幹的這營生，按的這大扛頭子。」侯林兒喝問衆人，道：「怪花子，你只顧落池怎的？」一面放了鐵鑊筐，扛派衆人掃土的掃土，和泥的和泥，打碼的打碼，原來曉月長老，教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睛，穿着皂直裰，踏着腳，腰間束着爛絨織，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畢飯，閒坐的點的，也有辭着的，只見經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夥子兒，是新來的，你和他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相個兄弟。」一人說：「倒相個三尾子。」葉頭陀教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一色的羅公，又怕嬌，聲嬌氣柔，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即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入，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不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年多大年紀？」經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道：「虧你前年怎麼打過來，吃了你印

家娶業見過不會。」經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又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識衣祖師說得句句好。」由根斷兮早虛花，祖美飄零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產，不拘多少，到你手裏都了當了。你上學幾分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走兩步我點一，那經濟與簡走了兩步，葉頭陀道：「倒先過步初三好，而晚景貧窮，脚不點地，賣盡田園而求他鄉。一生不守祖家，你走後好有三妻之命，剗道一個妻宮不會。」經濟道：「已剗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命，你尚苦挑花並焰，雖然一逞，但開酒色懺悔，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幾不是，在柳中少要行非，還計較些。」一個人說：「這道你引來了，他還與人家做老，他那有三個妻來。」衆人正笑，做一回，只聽得月半上，忽高下，各人都拿鐵轡，紅土，做活去了。如此言經濟，在來月寺也做了約一月光景。

一日三月中，白天氣，經濟正與衆人接茶上來，在寺出門騎下，每着騎棍，向日已離踏踏，壓身上，只裏只見一個人，直戴高帽子，頭前撲首金環，身穿青衫，紫紗肚腰，繫帶，脚穿鞦韆，騎着一疋黃馬，手裏攪着一簍鮮花兒，見了經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了唵，便叫：「陳舅，小人那裏沒處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裏。」倒說了經濟一跌，連忙還禮不迭，道：「哥哥，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吳勝場中，親隨張勝，自從舅那日，廚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裏不曾找尋舅，不知在這裏。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往外莊上，折取這幾架芍藥，覓兒打這路經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裏。」來也是你

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馬，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齊，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經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還往守備府中來，正是：

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樓。

有詩爲證：

白玉隱於頑石裏，黃金埋在污泥中。

今朝貴人提拔起，如立天梯上九重。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經濟守藥府用事 薛嫂買賣說姻親

在世爲人保七旬，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盡，浮華過眼恐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得失榮枯隨裏塵。

不如且放閑懷樂，莫待無常鬼使侵。

話說陳經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稟報春梅，春梅分付教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洗盆，洗淨了身體乾淨，後邊使妾媵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張勝道他身上脫下來舊衣服，

拗做一團。圍在班直房內。上香。然後舉了春楮。那時守備還未退廳。在相陪。經濟到後堂。盛妝打扮出來。相見。這經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讓姐姐受禮。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敘說寒溫。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跟前。使眼色與經濟悄悄說：「等住回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午時生的。」經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鬟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出了家。做了道士。打我這府中出去。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我這裏。不好又安插你的。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纔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此地位。」經濟道：「不滿姐姐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姐。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裏燒紙來。在家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我一狀。床帳妝奩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勸濟。把我纔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裏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拾到咱府中。打了十棍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姐憐心。使張管家尋將我來。見姐姐一面。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進入後邊來。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經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答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有誤。兩撞賢弟。休怪。」經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拉起。讓他上坐。那經濟垂覺。那裏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

守備開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經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向因父母雙亡，家業凋喪，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當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一面分付左右，放卓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鷄蹄、鶩鴨、烹炮蒸爌，湯飯點心，堆滿桌上，銀壺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談話吃酒，到晚來，掌上燈燭，方罷，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裏書房，床帳都有春梅拿出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管應他，又包出兩套袖箱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後，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

一朝時運至，半點不出人。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臉暖，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豔杏盈枝，又早新荷貼水。

經濟在守備府裏住了一個月有餘，一日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湯鷄，四隻鮮鮑，兩盤果品，一壘南酒，玳安穿青衣，祭帖兒送來，守備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稟報進去，接進禮來，玳安跪上帖兒，跪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分付家人，一箇小廝，請春梅來，與他拜壽，禮帖兒後，小廝當道，送春梅出來，春梅拜了守備，又拜了月娘，

人錢一百文，拏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出去，拜人去了。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着五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裏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要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裏，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裏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同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敬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倒見姐夫來。」月娘笑道：「怪囚，你家何有恁大姐夫？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這重禮來，分付伴當，拿茶與我吃。』把帖兒拏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揀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裏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錢，他就進後邊去了。就押着盒担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娘道：「怪小囚兒，休胡說，直道的那燕子，赤道流落在那裏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他平日在那府裏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背招攬下他何用？」玳安道：「奶奶原和我兩個略，我看得下真萬真，炭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告訴：「他戴着青五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裏說話不題。

且說陳經濟，進人後邊，春春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雙蛾，經濟拿吳月娘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裏來，這春梅便把從前已往，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舖，面吳巡檢怎生來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

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裏我往他家與孝哥兒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好一節。經濟聽了，把眼瞪了春梅一眼，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日的，拆散開了。又把六姐命喪了，永世千年，門裏門外不相逢纔好。反替他說人情兒，那怕那吳典恩，追拷着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醜見官，管咱們大體事。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奸，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有我早在這裏，我斷不教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仇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惡他好晴天兒。」幾句話說得春梅閉口無言。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經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呼。」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自受他的，還等着我這裏去哩。」經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經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途，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教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廳相見，敘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經濟躲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由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庫房內管待，只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拿與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撥簾子進去。玳安慢慢打紗廳外，往裏張看，却不料陳姐夫正在書房床上。

挂著。見拿進湯飯點心來。連忙起來。放桌兒正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邊來。依舊坐在廳房內。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訴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自從春梅這邊。被經濟把關。兩家都不相往還。正是：

誰知堅子多間阻。一念翻成幾恨媒。

自此經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經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了頭小廝。拿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裏。春梅也常往書院內。和他坐半日。方歸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初五日。端午佳節。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桌酒席。和孫二娘。陳經濟吃雞黃酒。解粽權娛。丫鬟侍妾。都兩邊侍奉。當日怎見的麩實好景。但見：

盆栽綠柳。瓶插紅榴。水晶簾捲。銀髮雲母屏開。孔雀。菖蒲。碧玉。佳人笑。拈紫霞。鴈角。黍堆金。侍妾高擎。碧玉盞。食烹異品。果獻時新。靈符艾虎。簪頭五色絨。纏繫臂。家家慶賞。午節處處。懽懽香醪。邀遊身外。醉乾坤。消遣壺中。閱日月。得多少。瓊瑤聲。碎金蓮。小。絢扇。輕搖玉筍。系。

春梅今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茶光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拿起大金荷在盃來相勸。酒過數盞。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落下春梅和經濟。在花亭上吃酒。猶教行令。你一盃。我一盃。不一時。丫鬟掌上紗燈上來。養娘金釵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經濟輸了。便走出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經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好。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

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這月桂走到西書房中，推開門，見經濟擡在床上，推打齧睡不動。月桂道：「你這賤人，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經濟口裏喃喃的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月桂道：「你這賤人，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經濟口裏喃喃的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月桂道：「你這賤人，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經濟口裏喃喃的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月桂道：「你這賤人，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經濟口裏喃喃的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

有詩爲證：

誰學儂情漫裏科

粉汗凝香沁綉紗

深宵甘長人不到

試看黃鳥啄名花

當下兩間正睡得好，忽然了海晏堂裏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奶哩。在梅陪經濟，又吃了兩杯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環收拾了家活，喜兒扶經濟，歸書房歇歇，不在話下。

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官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這人，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我帶他兩名字在軍門，若早晚得功，

廷恩典。隨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言春梅滿諾了。過了兩三日。守備打書行裝。整奉人馬。帶下船。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薛嫂兒來。如此道。且說：「他李國太分付。我兄弟尋門親事。你替我尋個當戶討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腳下兒。聰明伶俐的。我見也有些刁賊些兒。」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怎的要你老人家分付。想是那那裏的親家。」梅道：「若尋得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我要趕着他。叫小姑子兒哩。你要當家子兒。」說畢。春梅拿了一盤菜。與他吃。只見陳經濟進來。吃。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裏來。其喜呀。剛纔奶奶分付。交與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你怎麼謝我。」那陳經濟把臉兒。羞着不言語。薛嫂道：「他老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他姑夫。那箇已是揭過去的帳了。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只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叫錯了。往後還替你只叫舅爺罷。」那陳經濟忍不住掙吃的笑了。說道：「這箇話。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癡。趕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把着花箱兒出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親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糖果。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們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經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

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做我個

親人兒。薛嫂道：「好好，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的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先送禮來，然後纔使人送帖兒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個人家鋪床，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我與他說人，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廝，攀扯他出官纏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說的是，及到其間，人不計舊讎。」春梅道：「咱既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豈可教他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忒好子。」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過了兩日，先來說城裏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上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娶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開段舖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鴈鴉的，十一月十五日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舖，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子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

欲向繡房求豔質，須與紅葉是良媒。

天仙機上繫香羅。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裏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裏。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那裏備了兩盞茶葉。細餅菓子。教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帶戒指兒回來。對春梅說：「果說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朵。人家又相當。」春梅這裏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菓子。兩盤上頭面。二盤珠翠。四盞酒。兩牽羊。一頂髮髻。全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段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三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裏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店裏教做。金箱廚都有。只沒有使女陪床。」春梅道：「咱這裏買一個十三四歲的頭子。與他房裏使喚。接補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子。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賣四家。兒子房裏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糧。和李二家。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為錢糧。拏在監裏追贖。監了一年多。家產盡絕。房兒也賣。李三先死。拏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拾寶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贖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喚做金錢兒。

話休離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道袖大紅袍兒。束金釧。帶玉帶。第四人大轎。鼓樂擔簫。娶葛家女子。雙鷹過門。陳經濟騎大白馬。揀銀鞍。響青衣。車半鳴道。頭戴儒巾。穿着古段圓領。脚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拆洗。一番新到。守備房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緞金蓋。添妝合卺。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畫堂。先拜拜家堂。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經濟與這葛家房小姐。坐了回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晚夕女親郎才。未免燕爾新婚。交媾雲雨。正是：

得多少春點杏桃紅綻蕊。風吹楊柳綠翻腰。

有詩爲證：

夏觀多情花月標。教人無幅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夜夜嬋娟在柳梢。

當夜經濟與這葛家房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個被底鴛鴦帳中。鸞鳳如魚似水。合意歡娛。三日完。春梅在府廳後堂。張筵掛綵。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姑稱之。同起同坐。丫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裏面鋪着床帳。翻的雪洞般整齊。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裏面亦有床榻。几席。書書。并守備往來書桌。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裏過。或登記簿籍。或銜使印信。筆硯文房。都有架閣。上堆滿書筆。春梅

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閑坐說話。兩個時地交情。非止一日。正是：

朝陪金谷宴。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流光逐落霞。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陳經濟臨請開大店

韓愛姐本館揭情郎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

世味儻方好。人情淡最長。

因人成事業。避難遇豪強。

今日蜂蝶貴。他年身必殃。

話說一日周守備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爲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爲濟南府馬備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經濟名字。陞爲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歡喜。便陳經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上馬。進入後堂。春梅捧二

娘接着參拜已畢。陳經濟換了衣巾，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腳穿皂靴，束着角帶，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個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會酒，未免敘些家常事務。又娶我兄弟媳婦，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個兄弟，投奔你來，無個妻室，不成個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幾兩銀子，不會爲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揀了這個前程，是以榮身勾了。」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個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查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攬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兩個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經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一日春梅向經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等些買賣，搭個主管，覺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經濟聽言，滿心歡喜。一日正打街前行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過舊時朋友陸二哥。陸二哥乘義作揖，說哥怎的一向不見。這經濟便把「爲亡妻事，被楊光彥那廝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陞做參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裏沒尋處。」陸二哥道：「楊光彥那廝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馬頭上謝家大酒樓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收錢放債，與四方趁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驄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帳收錢，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場，鬪鷄養狗，人不敢惹他。」經濟道：「我去年會見他一遭，他反而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人于骨髓。」因拉陸

三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兩個在樓上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委，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里，追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和謝合夥，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管情見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看官聽說，當時不因這陸秉義說出這樁事，有分教：數個人，死于非命，陳經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正是非于前定數，半點不由人。——經濟聽了，忙與陸秉義作揖，便道：「賢弟，你說的正是了，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經濟分付陸二哥：「千萬謹言，有事我謝你去。」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經濟就一五一十，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人家周忠在旁，便道：「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拏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裏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拏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厮不拏出銀子來。」經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拏守備拜帖，封封停當，就使老人家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稟進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拆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慙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提，往河下拏楊光彥去，回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奶，待我這里退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時准行拏人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經濟看見兩個摺帖上

兩。寫着侍生何永壽張懋得頓首拜。經濟心中大喜。遲了不上兩日光景。捉虜緝捕。觀察番提。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弟楊二風都拏了。到于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經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退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補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經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戶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這經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不錢。共奉了一千兩之數。交付陸乘義做主管。重新把酒樓裝修。油漆彩畫。闌干灼耀。棟宇更新。皇差顯明。酒音齊盛。一日開張。鼓樂喧天。笙簫雜奏。招集往來客商。四方遊妓。陳經濟道：「那日宰豬祭祀。燒紙一當官外。竈三家。醉兩樓十里香。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貂。經濟上來大酒樓上。選園都是推廳。瓷隔。綠油圍子。四壁雲山疊疊。上下天水相連。正東着隱隱青螺堆岱嶽。正西隱茫茫蒼翠鎖皇都。正北觀層層甲第。南望滄海長。淮如素練。樓上下有百十座間兒。處處舞榭歌妓。層層急管繁絃。說不盡看如仙。瀉若流波。正是：

得多少 錦帆楊柳樓心月 吹盡桃花扇底風

從正月半頭。這陳經濟在臨清碼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他發賣三五百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主管陸乘義。眼同經手。在這上掌櫃。經濟三五日。驗頭日。伴當小妾兒。隨往河下寫帳。一連着來。陸乘義和謝胖子。兩個。計在河上。放給一冊乾票。關皇鋪陳庫帳。安桌桌椅。糊的雪白。燈彩。燈籠。酒席。時四圍好酒色粉頭。相陪。陳二兄弟往來做盤酒。一日三月佳節。天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翠堤。社鼓。調香。鼓。陳經濟

風拂烟籠錦拖楊。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蕩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經濟在樓廳後廳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上戴着許多箱籠，桌椅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裏來。船上有兩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一個年小婦人，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裏來。經濟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不問自由，擅自搬入我屋裏來？」謝主管道：「此是兩個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尋房住，央此間鄰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經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欲往前，望經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告說：「官人息怒，非于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稟報，望乞恕罪，容略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這經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經濟，兩情四目，不能定神。經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相那里會過這般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經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陳姑夫麼？」這經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經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里，你老公在那里？」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經濟急令量酒的，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已是鬚白鬢鬢，因說

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恭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聖旨下來，發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跌到清河縣我兄弟第二的那里，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賴船從河道中來，不想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那邊？」西門老爺家裏。經濟把頭一項說了一通，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參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個夥計，在此馬頭上開了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便了。你們三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經濟看得心痒，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兒也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歡喜。經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經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咱早送些茶盃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兒跟隨，來河下大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經濟心下正要應去，恰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裏面坐。一經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鼓些舊時已往的話。經濟不住把眼只瞷那韓愛姐，愛姐延瞪瞪秋波一雙眼，只看經濟，彼此都有意了。有詩爲證：

蘆花不勝嫵娜態 一腔幽恨蹙秋波

少頃韓道國下樓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經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問姐姐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爺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人港，看見關目，推個故事，也下樓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風月話兒，把勾經濟。經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一逼起身出去。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也做些道路。在蔡府中答應，與翟管家做妾。詩詞歌賦，諸子百家，皆通。甚麼事兒，不久慣。見經濟起身出去，無人處，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癡，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經濟正欲拔時，被愛姐一手按住經濟頭髮，一手按下簪子來，便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經濟不免跟上楼來，正是：「儂你好似鬼，也吃洗腳水。」經濟跟他上楼，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宿世姻緣，你休要作假，願借枕席之權，共效于飛之樂。」經濟道：「只怕此間有人知覺，却使不得。」那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把經濟在懷，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兩個情興如火，按納不住。愛姐下皂解衣，卻臥在床，上交婚在一處，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鴦雲雨百年情

經濟問：「你叫娥姐？」那韓愛姐道：「奴是鴛鴦所生，就叫五姐，又名愛姐。」說畢，話霎時雲收雨散，假倚共坐。韓愛姐便告經濟說：「自從三日兒東京來投，不帶盤纏，缺欠，你有銀子，乞借應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和納。」

還不可推阻。經濟應允道：「不打緊，姐姐開口就發五兩來。」愛姐見他依允，還了他金簪子，兩個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經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齋繯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略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歹來坐坐。」經濟在店中吃了午飯，又在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樓開大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園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經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裏面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恰好八老又來請官人，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經濟就同陸主管走到裏邊房內，早已安排酒席齊整，無非魚肉菜蔬之類。經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主管謝胖子，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轍上看去。」起身去了。經濟不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罷了？」經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問道：「吃了一回，下樓去了，經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收了，判下邊交與王六兒，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妝，留經濟就在樓上，園兒裏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誓，鶯聲燕語，曲盡纏綿，不能悉記。愛姐將來東京，在蔡太師府中，會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經濟編了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以此與他熬桓一夜，停眠熬宿，免的第三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雞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殘酒，少頃主管來請經濟，那邊帶飯，經濟包巾梳

洗穿衣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顧拋淚。經濟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一路上付分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經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做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見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咕。道：「官人怎的外邊做了一夜。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一個。就不思想來家。」一連留住陳經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這里韓愛姐。見他一去數日光景不來。店中自使小姜兒來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韓道國。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惹別的熟人兒。或是商客來。屋裏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當先嚐着這個甜頭。婆老婆衣。肥家。況此時王六兒。年約四十五六年紀。雖半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原來不當官身衣飾。別無生意。只靠老婆賺錢。請之隱名娼妓。今時呼爲私窠子。是也。當時見經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年約五十餘歲。手中有千兩絲綉緇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經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不到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掃眉鎖鬢。大長水鬢。涎鄧鄧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裏吃酒。和王六兒做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快活。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沒三兩日。不來。婦人家裏過夜。韓道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見經濟一去十數日不

見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聽。看見小妾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妾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五六兒商議。買一副豬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拂開花箋。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經濟去。當下把禮物裝在盒內。交八老挑着。叮嚀囑付。你到城中。見了陳官人。須索見他。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內。守備府前。坐在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妾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聲諾。拉在僻淨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有話說。我只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妾兒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經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經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瓦罐帽。金簪子。脚上涼鞋淨襪。八老慌忙聲諾。說道：「官人。貴體好些。韓愛姐使我捎一柬帖。送禮來了。」經濟接了柬帖。說：「五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裏。」多上幾官人。幾時下去走走。」經濟拆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賤妾韓愛姐斂衽拜謹啓

情郎陳大官人台下

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懸懸不忘于心。向蒙期約。幸倚門凝望。不見降臨。蓬華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聽聞貴恙。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臥悶懣。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足下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于妾。猶吐去之葉核也。茲具嚶味茶盒數事。少申問安誠意。幸希笑

納情照不宜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少表寸心。

（下書）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經濟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裏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是鴛鴦雙口做的，扣着，寄與倩郎，膝下八字，依先摺了，藏在袖中。府傍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八老同店內吃鍾酒，等我寫回帖與你，分付小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裏去，你娘若問，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收進去了。經濟走到書院房內，悄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會？」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經濟將銀子并回柬付與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東，下樓，經濟送出店門，八老一直去了。經濟走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經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打聽我不快，送這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實，兩口兒計議，交了鑿金鉞兒，拏盤子，拏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

却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東都付與愛姐收了，拆開銀東，燈下觀看，上面寫道：

經濟頓首字履

愛卿韓五姐妝次，向蒙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柅席鍾愛，無時少意，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因賤驅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肴，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

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深芹之敬，伏乞心鑒。萬萬。

下書經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迴紋。

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輝五姐。

永諧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子千歡萬喜，等候經濟，不在話下。正是：

得意友來情不厭。

知心人至話相投。

有詩爲證：

碧紗窗下啓箋封。

一紙雲鴻香氣濃。

知你揮毫經玉手。

相思都付不言中。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急發陳經濟

格言：一切諸煩惱。

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

妙悟生光明。

佛語戒無倫。

儒書貴莫爭。

好個快活路。

只是少人行。

話說陳經濟過了兩日，到第八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生日。春梅後廳整置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一日，次日早晨，經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遊奕散暑，走走便回。」春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還往河下馬頭上。謝家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早到河下大酒樓前，下了轎子，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府貴體好些。」那經濟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便道：「生受二位夥計掛心。」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算。」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憑欄盼望，揮毫酒翰，作了幾首詩詞，以遣悶懷。忽報陳經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盪湘裙，走下樓來，母子而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裏。」經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經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無非說些深宵密意的話兒。愛姐便牽席下，露出一幅花箋，經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這幾日盼你不來，閣中在樓上，作得幾首詞，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經濟念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綉床愁懶動。

問車綉帶餐餐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日相思十二時。

——右春

危樓高處眺晴光

滿架薔薇鬪異香

十二欄杆閑憑遍

南薰一味透襟涼

——右夏

帳冷芙蓉夢不成

知心人去轉傷情

枕邊淚似砒前雨

隔著窗兒滴到明

——右秋

羞對菱花拭淨妝

爲郎瘦損減容光

閉門不管閒風月

分付梅花自主張

——右冬

經濟看了，極口稱羨，喝采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撥過鏡架，就擺在梳妝桌上，兩個並坐。愛姐盪酒，一盞雙手遞與經濟，深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經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姐休怪。」酒盡也，篩一盞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幾盞，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盞，敘些闊別話兒。良久，吃得酒濃時，情興如火，忍不住再把舊情一敘。交歡之際，無限恩情，穿衣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盞，醉眼

賸餘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向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未肯一次即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經濟魂靈。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自覺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外街上買菜。蔬肴品菓子來配酒。兩個在下邊行房。落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酉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酩酊大醉。躡身衣衫。露出一身紫肉。披着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探去何益。下來要打。說的兩個主管。見經濟在樓上。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聲喏。說道：「劉二哥。何官人並不會來。」這劉二那裏依聽。大拔步。撞入後邊韓道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上半邊來。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眉飲酒。心中大怒。罵那何官人：「賤狗男女。我合你娘。那裏沒尋你。却在這裏。你在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鬻酒歌錢。不與我。又塌下我兩個月房錢。却來這裏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說：「老二你請回我去也。」那劉二罵道：「去你這狗畜。」不防颺的一拳來。正打何官人面間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起來。奔了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桌。一脚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裏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被劉二向前一脚。蹀了個仰八叉。罵道：「我合你淫婦。你是那裏來的。無名少姓私菓子。不來老爺手里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乞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裏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沒了親戚兒。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裏喧亂。兩邊隣舍。并

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不知道的旁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處候的小舅子，有名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打粉頭的班頭，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是他的，睽這殺才做甚麼？」陸乘義見劉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歹，把他勸的去了。陳經濟正睡在床上，聽見樓下搥亂，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裏搥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裏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裏走來一個殺才搥子，譯名喚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處候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經濟叫上兩個主管問他，兩個都面面相覷，不敢說。陸主管嘴快說：「是府中張主管小舅子來這裏尋何官人，說少他二個月房錢，又是歇錢來討，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由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說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腳，氣的滿街人看。」這經濟恐怕天晚，惹起來，分付把衆人喝散，問：「劉二那廝？」主管道：「被小人勸他回去了。」經濟聽了，記在心內，安撫王六兒母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子只情住著，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上馬，伴當跟隨，打着馬走，剛走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甚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丁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廝，幾件破綻，亦發教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渠耐這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益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冤仇還報當如此 機會遭逢莫遠圖

踏破鉄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經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那日吃驚，又問陸主管道：「劉二那厮不會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會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這經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敘了回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樁板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店店做表子，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竊逞老爺們壞事。這經濟一口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聲，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

閑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者來合當禍，這般起來，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爲靖康元年，號爲欽宗，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降了李綱爲兵部尚書，分部諸路人馬，種師道爲大將，總督內外宣務。一日降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守備，降他爲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正在濟南府衙正坐，忽然左右來報，有朝廷降勅來，請老爺接旨意。這周守備不敢怠慢，香案迎接勅旨，跪聽宣讀，使命官開讀，其略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三皇禮樂。而百封疆。五帝用征伐。而定天下。爭皆順逆。人有賢愚。朕承祖宗不拔之洪基。

上皇付托之重位。創造萬事。惕然悚懼。自古舜征四凶。湯伐有苗。非用兵而不能剋。非威武而莫能安。兵乃邦家爪牙。武定封疆。捍禦。茲者中原陸沉。犬羊犯順。遂竊繹兵。西擾金虜。控騎南侵。生民塗炭。朕甚憫焉。山東濟南制置使周秀。老練之才。干城之將。屢建奇勳。忠勇茂著。用兵有略。出戰有方。今陞爲山東都統制。兼四路防禦使。會同山東巡撫都御史張叔夜。提調所部人馬。前赴高陽關防。守聽大將種師道分布截殺。安幾危之社稷。驅猖獗之腥膻。嗚乎。任賢匡國。赴難勤王。乃臣子之忠誠。旌善賞功。激揚敵愾。實朝廷之大典。名聲厥忠。以副朕意。欽哉。故諭。下。書靖康元年秋九月日

周守備聞讀已畢。打發使命官去了。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處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駢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職。也撰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馱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不在話下。

却說陳經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隨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要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早晨。

進房中看他見無了髮跟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搖着鈴響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有婦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窗下竊聽。原來春梅在裏面與經濟交媾。聽得經濟告訴春梅說：「耐張勝那廝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用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來。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專一倚逼他在姐夫麾下。在那裏開巢窩。放私債。把雪娥隱占在外。竊宿。只滿了姐姐一人眼目。昨日教他小舅子劉二打我酒店來。把酒客都打散了。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趁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廝恁般無禮。害娥那賊人實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經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交他定結果了這廝。」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窗外聽了個不亦樂乎。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算計我們。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春梅不該死於他手。忽被後邊小丫鬚蘭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搖倒了。快請奶奶看去。說的春梅兩步做來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握着刀子。還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經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阿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虫兒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你走。乞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經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撲着被吃他拉被過一邊。同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灑出來。這張勝見他揮

扎。復又一刀去。擦着胸腔上。動禪不得了。一面捺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

三寸氣在下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

可笑經濟春不上。死於非命。張勝提刀。邁屋裏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逼窗後廳走。走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裏逐風。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裏去。張勝不容。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截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不用借。」早飛起右腳。只聽悉粉的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探在一處。被李安一個蹙脚。跌番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搗了。撞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拏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加麩。聽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經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橫流。不覺放聲大哭。一面使人報如渾家。葛翠屏。慌奔家來。看見經濟殺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春梅扶救。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裝殮。把張勝。鎖在監內。單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日期。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燕。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裏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經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人。終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喝令軍卒。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即馬上。差旗牌快。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劉二。鎖解前來。孫雪娥。見拏了劉二。恐怕拏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旗牌拏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一百棍。當日打死。烘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州。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爲證：

爲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把本錢收算來家。分付春梅在家。與經濟做齋。七打發城外永福寺。擇吉日葬埋。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忠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餞。不覺猴地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們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俸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天也。」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果然人馬整齊。但見：

綉旗飄號帶。畫鼓開銅鑼。三股又五股。又燦燦秋霜。六花鎗。點銅鎗。紛紛瑞雪。蠻牌引路。強弓硬弩。當先。火炮隨車。大斧長刀在後。鞍上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鬪。偏爭。坐下馬。如北海蛟虬。驕騎能爭。敢戰。端的刀鎗流水急。果然人馬撒風行。

當下一路無詞。有日哨馬來報說。不可前進。馬哨東昌府下。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把入馬屯城外。我報進城。巡撫張叔夜。聽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廳敘禮坐下。商議軍情。打聽聲息。緊修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往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

却表韓愛姐母子。在謝家樓店中。聽見經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經濟屍首一見。死了也甘心。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聽

經濟靈樞已出了爐。現在城外永福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紙哭一場。也是和他相見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他。顧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間長老。鑿於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墳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頭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奴實指望我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頭撞於地下。就死過去了。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大姐姐叫不應。越發慌了。只見那日是葬了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煨基燒紙。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帽。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撲抱他扶起來。又倒了。不省人事。急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裏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道：「這個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道：「女孩兒會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紙錢。不想到這里又哭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啞咽哭不出聲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出盟言。海誓情深。厚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肺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因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邊，兩面都扣綉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瓣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隨君膝下。」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在袖籠子上拴着，不是奴替他裝在箱櫥內了。」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與他吃了些飯食，做父母的見天色將晚，催他起身，他只顧不想動身，一面跪着春梅翠屏哭說：「情恩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話，是他妻小死傍他魂靈。」那翠屏只聽的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只怕誤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里話，奴既爲他，雖割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囑咐他父母：「你老公母回去罷，我與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纔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贖了我。」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壽了無常。」那韓道國見女孩兒堅意要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洒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韓愛姐湖州尋父 普靜師薦拔羣寇

格言：人生切莫將英雄，術業精粗自不同。

猛虎尚然遭惡獸，毒蛇猶自怕蜈蚣。

七擒孟獲特諸葛，兩困雲長美呂蒙。

珍重李安前智士，高飛逃出是非門。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來談上。那何官人見他地方中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物，討了賒帳，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那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六兒同往湖州去了。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姊妹相呼，甚是合當着。白日裏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時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兒，便有甚事做，誰知自從陳經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綾錦衣彩，頭上黑的金的銀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感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逃風早晚，十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聽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却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

背後。李安看時，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們來。」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麼？」金匱嘆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教我帶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乞張勝那廝殺了。」說畢，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取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撒與李安，自去了。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還拿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裏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做母的聽言叫苦：「當初張勝幹壞了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却是甚麼意思？我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見怪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裏住上幾個月，再來看事故何如？」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春梅以後，見李安不來，三四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纔說往原籍家中打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

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月盡陽日，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莊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宜，在莊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宜、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

府來。此這一去，不爲名讎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這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胡，但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狼烟烈燄照天紅。將軍一怒，天下自心腥。短檠盡，夷從風，公事忘私恩已久。此身許國不知有，金戈抑日，酬戰征，麒麟圖畫功爲首。應門關外秋風烈，鐵衣披張臥塞月，汗馬辛勤二千年。贏得班班委如雪。天子明見萬里餘，邊番勞動來旌書，肘懸金印大如斗，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轎，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玉姐、衆丫頭、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廳居住。周仁悉把東莊上，叫了二爺周宣來宅，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廝，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上，風雨大，後廳把地二爺、東莊上收的米粒，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桌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周統制便道：「這廝我倒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尋他去。」這春梅不題起韓愛如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塗理論軍情，幹朝庭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於房婦色慾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人家周忠、次子周義，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目眼去，兩個暗地私通，就拘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房中下棋飲酒，只滿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歐、京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番兵，分兩路寇亂中原。大元帥精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并井隆道，來搶東京。胡元帥幹離，不由檀州來搶高湯關，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種

帥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延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粟領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興宗領彰衛之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義領青兗之兵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番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大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掛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陽關上金國幹雖不由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交陣塔薇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趕不防被活立兒馬反攻沒鞞一箭正射中咽喉墮落馬而死衆番將就用鉤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搶屍首馬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七歲正是

於家爲國忠良將 不辨賢愚血平沙

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 安危端自命爲之

出師未捷身先喪 落日江流不勝悲

入鷓鴣天一首

定國安邦美丈夫 心存正道氣吞胡

謀謀國事如家事 軍用險符似虎符

胡騎盛 武功弛 兵不用命將騎癡

可憐身死沙場內 千載英雄恨未舒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折於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折傷士卒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庭不在話下部下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歸清河縣不題

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園中徐步到四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男兒陳經濟大官人凡事無情無緒睹物傷悲口是心苗形吟嘆者有詩數首爲證

翠屏先道

花開庭院日初晴 深鎖重門白晝清

倒倚銀屏春睡醒 綠槐枝上一聲鶯

愛姐道

春事闌珊首夏時 弓鞋款款出簾遲

晚來闌倚妝臺立 巧畫蛾眉爲阿誰

翠屏又道

紅綿掩鏡照窗紗。盡就雙蛾八字斜。

蓮步輕移何處去。堦前笑折石榴花。

愛姐道：

雪爲容貌玉爲神。不遣風流澆此身。

顧影自憐還自惜。新妝好好爲何人。

翠屏道：

芳草連綿厚似毡。槍莢遍地亂如錢。

誰知蕩子多輕薄。沉醉終朝花下眠。

愛姐道：

亂愁依舊鎖翠眉。爲甚年來憔悴容。

離別終朝魂耿耿。碧雲無路得相逢。

姊妹兩個吟詩已畢。不覺潸然淚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嘆省過。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掛在旗竿上。旗竿拆了。不知是凶是吉。」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掛着一身孝。慌慌張張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家眷戴着靈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靈柩。擺

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果。七會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

却說二爺周官引着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準與替祖職。朝廷各降兵部覆題。引奏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加。遣官誦祭一壇。墓前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發養。雷幼襲替祖職。春梅在內。隨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肌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面黃澤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晨晏起。不料他撐着出。義在床上一泄之後。鼻口皆出涼氣。淫注流下一汪口。就嗚乎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這周義見沒了爺兒。就慌了手脚。回箱內。抵盡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丫鬚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官得知。把老人家周忠鎖了。押着抓尋周義。可煞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揭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職。拏到前廳。不由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養。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

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並亂。兵戈匝地。人民遷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天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

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也歸附。主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時就跟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往前孤尋父母。隨路飢食渴飲。夜往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滑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蘇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婆。年記七十之上。頭縮兩道雲鬟。挽一窩絲。正在灶上拌米造飯。這韓愛姐向前道了萬福。苦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為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婆這裏投宿。一言。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只顧觀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甚是。

烏雲不整。惟思昔日家裏。眉似遠山。為憶當年富貴。此夜月隱雲霧。瓊牡丹花被土沉埋。婆婆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灶。登時做出。大鍋裡稍插葦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巴鹽。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絡腿。棍棒兜盤。腳上黃泥。滾進來。放下鐵鉢。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婆道：「你們自己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三十四五年紀。紫面黃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甚麼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韓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因問：「你爹娘在那里。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里。丈夫沒了。我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軍

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里撞見叔叔。」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里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回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吃了一口，見粗飯不能下咽，只吃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休過。到次日天明，衆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前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銀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上船，迤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抓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撞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多來求親。韓二再三教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爲尼姑，誓不再配他人。後年至三十二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土，
怨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承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

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看到清河縣地界，只見官吏逃亡，城門盡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生四野，日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龍爭虎鬥，各自爭強。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戶驚惶。番軍磨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林密竹。一處處屍骸橫三豎四，一撥撥拆刀斷劍。七斷八截，個個拋男抱女，家家閉戶關門，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正是：

得多少宮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那時西門慶家中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關鎖門戶亂擲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上。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兒小玉領着十五歲老哥兒把家中前後都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誰守一來那里避兵。二者與老哥完就其親事去。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隙裏。挨出城門到於郊外。往前行去。到於空野十字路口。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腳穿芒鞋。肩背背條布袋。裏面裹着經典。大搖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往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說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睡。梦里夢里。你會記的。十年前。在佛窟東峯。被賊天錫趕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你不近道。此是荒亂年程。亂擲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換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這箇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閑說。誤了人去路兒。後面只怕番兵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不出路去。番人且來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指兒：「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不與來。到永福寺。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衆都走丟大半。止有幾個禪和尙。在後邊禪堂中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此時日色卸山時分。俱見。

十字街。焚燄燈火。九曜幽。香燭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疎星明碧落。六車宮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正滴。四邊宿客。紛紛罩舞榭歌臺。二市沈烟。隱隱閉綠窗朱戶。兩兩佳人歸棹。閣。雙雙士子掩書幃。

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抵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踟躕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抵安。做一處。着了慌亂。幸苦了。庵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念經。看看念至三更時。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朦。人烟寂靜。萬籟無聲。觀那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陣亡橫死者。數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言。世尊。解冤經。呪薦拔幽魂。解釋宿冤。絕去掛礙。各去超生。再無留滯。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經。呪。少頃。陰風淒淒。冷氣颼颼。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拆臂者。或有剝腹細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吊頸枷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呪。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冤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汝當諦聽。吾言。隨方转化。去罷。得。」

勸爾莫結冤。冤深難解結。一日結成冤。

千日解一做。若將冤報冤。如湯去澆雪。

若將冤報冤。如狼重見蝎。我見結冤人。

盡被冤磨折。我見此懺悔。各把注悟徹。

照見本平心 窳家自然雪 仗此經方深

薦長諸惡業 汝當身托生 再勿將冤結

文頭換面輪迴上 案批機緣莫再家

當下衆人禮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天漢進來，身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束，胸前圍着一天筒，自稱「統制周秀，因與番將對敵，折於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錦爲次子，名爲沈守善去也。」言未已，又一人素體榮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戶高門慶，不幸清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托生，富戶沈通爲次子沈鉞去也。」小玉認的是韓公諱的，不敢言請，已而又有一人提着擔，渾身皆血，自言是陳經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爲子去也。」已而又見一婦人也提着頭，胸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女身軀矮小，面昔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今往徐州善鄉民范家爲男，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毒血由前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爲女去也。」已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爲男。」已而又見一女人頭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宋家爲女去也。」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顧氏在梅，因色務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孔家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全身杖

痕自言：「是打死的張勝家師父薦拔，今往東京大興倫，貧人高家爲男去也。」已而又有一女人頂上纏着素子，自言：「西門慶之妾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家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爲女去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腳帶，自言：「西門慶之女，陳經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自縊身死，家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言周義，「亦被打死，家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爲男，名高留住兒，託生去也。」言畢，各恍然不見。小王說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止欲向床前，告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一靈直性，同吳二舅衆男女，身帶着一百顆胡珠，一栲寶，石縑環，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離守那里避兵，就與孝哥完成親事，一路饑食渴飲，夜住曉行，到於濟南府，問一老人，雲參將住所，在於何處，老人指道：「此去二里餘地，名靈壁寨，一邊臨河，一邊是山，這靈壁寨就在城上屯聚，有一千人馬，雲參將就在那里做知寨。」月娘五口兒，到寨門通報進去，雲參將聽見月娘遠親來了一見，如故，敘畢禮數，原來新近接了娘子，央逸隣舍王婆婆來，陪侍月娘，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耽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來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胡珠，寶石縑環，教與雲離守，權爲茶禮，雲離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陪月娘一處歇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離守雖是武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了，鏝居至今，今據此山城，雖是任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歡，一雙兩好，令郎亦得諸秦晉之配，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聽言，大驚失色，半響無言，這王婆回報雲離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連

忙來到席前，敍坐。雲離守乃言：「嫂嫂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缺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裏，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一世，有何不可？」月娘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雲離守，誰知你人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會把你輕待，如何一旦出此大馬之言？」雲離守笑嘻嘻，向前把月娘攔住，求告說：「娘子，你自家中，如何卡來我這裏做甚？自古上門賣好，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歹完成了罷。」一面擎過酒來，和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離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兒小廝，已被我殺了，即令左右取那件物事，與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漉漉，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說的月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離守向前抱起。一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爲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妻。」雲離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月娘道：「你先把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雲離守道：「不打緊。」一面叫出云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巹盃，館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雲雨。這月娘却拒阻不肯，被雲離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女兒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取刀向床頭砍去，隨手而落，血與敗步之連，正是：

三尺利刀着頂上，
滿腔鮮血濕襟糊。

月娘見砍死孝哥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說的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道：「怪哉，怪

哉。」小玉在旁，便問：「怎的？」吳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小玉道：『苦毒了小玉一遍。』」小玉道：「我個剛纔不會睡著，悄悄打個盹，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剛纔過世許多，在兜六殿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宋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談話，各西散去了。」月娘道：「這寺後見埋着他，每夜誦時分，屈死魂靈，如何不來？」娘兒們也不會說話，不覺五更雞叫，吳月娘梳洗面貌，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了？」這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自眼凡胎，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前去，你死也無過，只是如此，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合你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託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寬恕解怨，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看一看。」於是跋涉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還睡在床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地頭上，只一點，教月娘眾人，以手翻一翻，只見西門慶，頭帶沉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月娘見了，不覺放聲大哭。孝哥兒即是西門慶託生，良久，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髮，可憐月娘，扯住鬚髮，哭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不想被這個老師幻化。」

見小玉玳安，亦是不勝，當下這普靜老師，領了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作辭月娘而去。月娘道：「你們不消往前進去了，如今不久，番兵退去，南北分爲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不十日，